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友文库

哲学散文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哲学散文

## 论美

〔英〕培根

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散文作家。出生于伦敦一个贵族家庭。他的《论说文集》（一译《随笔》）收短文 58 篇，为英国随笔文体的开创之作。

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华丽。同样，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者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美貌的人，未必也具有内在的美。因为造物似乎是吝啬的，他给了此就不再予彼。所以许多容颜俊秀的人却不足为训，他们过于追求外形美而忽略了内心的美。但这话也不全对，因为奥古斯都、菲斯帕斯、腓力普王、爱德华四世、阿尔西巴底斯、伊斯梅尔等，都既是大丈夫，又是美男子。就形貌而言，自然之美要胜于粉饰之美，而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单纯仪容之美。最高的美是画家所无法表现的，因为它是难于直观的。这是一种奇妙的美。曾经有两位画家——阿皮雷斯和丢勒滑稽地认为，可以按照几何比例，或者通过摄取不同人身上最美的特点，用画合成一张最完美的人像。其实像这样画出来的美人，恐怕只表现了画家本人的某种偏爱。美是很难制订规范的（正如同音乐一样），创造它的常常是机遇，而不是公式。有许多脸型，就它的部分看并不优美，但作为整体却非常动人。

有些老人显得很可爱，因为他们的作风优雅而美。有一句拉丁谚语说过：“暮秋之色更美。”而尽管有的年轻人具有美貌，却由于缺乏完美的修养而不配得到最好的赞美。

美犹如盛夏的水果，是容易腐烂而难保持的。世上有许多美人，他们有过放荡的青春，却迎受着愧悔的晚年。因此，应该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这样，美才会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何新译〕

## 论读书

〔英〕培根

读书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

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处世行事时，正确运用知识意味着才干。懂得事务因果的人是幸运的。有实际经验的人虽能够处理个别性的事物，但若要看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学识方能办到。

读书太慢会弛惰，为装潢而读书是欺人，只按照书本办事是呆子。

求知可以改进人性，而经验又可以改进知识本身。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学问虽能指引方向，但往往流于浅泛，必须依靠经验才能扎下根基。

---

奥古斯都和菲斯帕斯都是古罗马著名皇帝。腓力普王：法国国王 1285—1314 年在位。爱德华四世：英格兰国王，1461—1483 年在位。阿尔西巴底斯：古希腊著名美男子。

阿皮雷斯：古希腊画家。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雕刻家。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聪明者则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智慧在于书本之外。这是技艺，不体验就学不到。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事物原理。为挑剔辩驳去读书是无聊的。但也不可过于迷信书本。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

书籍好比食品。有些只须浅尝，有些可以吞咽。只有少数需要仔细咀嚼，慢慢品味。所以，有的书只要读其中一部分，有的书只须知其中梗概，而对于少数好书，则要通读，细读，反复读。

有的书可以请人代读，然后看他的笔记摘要就行了。但这只应限于不太重要的议论和质量粗劣的书。否则一本书将像已被蒸馏过的水，变得淡而无味了。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敏，写作则能使人精确。

因此，如果有人不读书又想冒充博学多知，他就必须很狡黠，才能掩饰无知。如果一个人懒于动笔，他的记忆力就必须强而可靠。如果一个人要孤独探索，他的头脑就必须格外锐利。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

不仅如此，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改善——正如身体上的缺陷，可以通过运动来改善一样。例如打球有利于腰背，射箭可以扩胸利肺，散步则有助于消化，骑术使人反应敏捷，等等。同样，一个思维不集中的人，他可以研习数学，因为数学稍不仔细就会出错。缺乏分析判断力的人，他可以研习形而上学，因为这门学问最讲究繁琐辩证。不善于推理的人，可以研习法律案例，如此等等。这种种心灵上的缺陷，都可以通过求知来治疗。

（何新译）

## 论革新

〔英〕培根

初生的婴儿总是不美的，革新中的事物也是如此。因为革新正是时间所孕育的婴儿。

然而，正如创业难于守成，好的开端是一切后继者的模范。在人类心灵中，恶似乎有一种自然的动力，它在发展中增强。而善却似乎缺乏一种动力，总是在开始时最强。革新乃是驱除“恶”的药物。有病而不服药就意味着不断患新病，因为事物终归是要随着时间而发展的。因此，如果时间已使事物腐败，而人又无智慧使之改革，那么其结局将只有毁灭。

既成的习惯，即使并不优良，也会因习惯而使人适应。而新事物，即使更优良，也会因不习惯而受到非议。对于旧习俗，新事物好像一位陌生的不速之客，它引起惊异，却不受欢迎。

然而，历史是川流不息的。若不能因时变事，而顽固恪守旧俗，这本身就是致乱之源。时间本身正是立志改革者的楷模。它在运行中更新了世间的一切，表面上却又使一切似乎并未改变。假如不是如此，新事物发生得太突然，就难免会遇到极大的反对力量。所以实行改革要十分谨慎。每一次改革都必须是确有必要而并非为了标新立异。从事改革更不可轻率从事。要注意

到，即使有很多人赞同，它还是很危险的！正如《圣经》所告诫我们的：“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何新译）

## 论婚姻

〔英〕培根

成了家的人，可以说对于命运之神付出了抵押品。因为家庭难免拖累于事业，而无论这种事业的性质如何。

所以最能为公众献身的人，应当是不被家室所累的人。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够把他的全部爱情与财产，都奉献给唯一的情人——公众。而那种有家室的人，恐怕宁愿把最好的东西保留给自己的后代。

有的人在结婚后仍然愿意继续过独身生活。因为他们不喜欢家庭，把妻子儿女看作经济上的累赘。还有一些富人甚至以无子嗣为自豪。也许他们是担心，一旦有了子女就会瓜分现有的财产吧。

有一种人过独身生活是为了保持自由，以避免受约束于对家庭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但这种人，可能会认为腰带和鞋带，也难免是一种束缚呢！

实际上，独身者也许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主人，最好的仆人，但很难成为最好的公民。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迁逃，所以差不多一切流窜犯都是无家者。

作为献身宗教的僧侣，是有理由保持独身的。否则他们的慈悲就将先布施于家人而不是供奉于上帝了。作为法官与律师，是否独身关系并不大。因为只要他们身边有一个坏的幕僚，其进谗言的能力就足以抵上五个妻子。作为军人，有家室则是好事，这正可以在战场上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勇气。这一点可以从土耳其的事例中得到反证——那里的风俗不重视婚姻和家庭，结果他们士兵的斗志很差。

对家庭的责任心不仅是对人类的一种约束，也是一种训练。那种独身的人，虽然用起钱来似很慷慨，但实际上往往是心肠很硬的，因为他们不懂得对他人的爱。

一种好的风俗，能教化出情感坚贞严肃的男子汉，例如像优里西斯那样，他曾抵制美丽女神的诱惑，而保持了对妻子的忠贞。

一个独身的女人常常是骄横的。因为她需要显示，她的贞节似乎是自愿保持的。

如果一个女人为丈夫的聪明优秀而自豪，那么这就是使她忠贞不渝的最好保证。但如果一个女人发现她的丈夫是妒忌多疑的，那么她将绝不会认为他是聪明的。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只要有合适的对象，任何时候结婚都是有道理的。

但也有一位古代哲人，对于人应当在何时结婚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年纪少时还不应当，年纪大时已不必要。”

---

优里西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是远征特洛伊的希腊军团首领之一，足智多谋。曾被困于海岛上，为仙女克立普索所爱，许以长生不老。但他念夫妻之情，拒绝了仙女而回到了妻子身边。

美满的婚姻是难得一遇的。常可见到许多不出色的丈夫却有一位美丽的妻子。这莫非是因为这种丈夫由于具有不多的优点反而更值得被珍视吗？也许因为伴随这种丈夫，将可以考验一个妇人的忍耐精神吧？如果这种婚姻出自一个女人的自愿选择，甚至是不顾亲友的劝告而选择的，那么就让她自己去品尝这枚果实的滋味吧。

（何新译）

## 扫帚

〔英〕斯威夫特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著名的讽刺文学家、散文作家。代表作品有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散文集《一只澡盆的故事》。

这把孤零零的扫帚，你别瞧它现在很不光彩地被搁置在偏僻角落，我敢说它过去在树林中也曾一度好运昌隆，汁液泡满，叶繁枝茂；但现在整束干枝被捆在一根枯木之上，穷极机巧也势难妄与自然争衡；目前的情形至多也仅是它过去的一个翻转，一株本末倒置、枝条朝地、根部朝天的树木；一把在每个罚做苦役的女佣人的手下听使唤的东西；而且仿佛命运有意捉弄，专门清理污秽，但自身却难免肮脏；临了在女佣人的手下磨个光秃，不是扔出门外了事，便是最后再行利用一下，点火时候，充把干柴。看到这事，我不能不有所慨然，因自忖道：夫人固亦犹此扫帚也！试想，当初大自然将人带入这个世界之时，原也是何等强健活泼，欣欣可爱，浓发覆额，有如草木之茂密纷枝，但是曾几何时，色斧欲斤早已将其绿叶青枝斩伐殆尽，徒剩此枯干一具；于是遂不得不急靠装扮度日，凭假发掩盖，并因自己一头遍敷香粉但非天然长出的人工头发而自鸣得意；但是设若此时我们这柄扫帚竟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并以它身上并不佩戴的桦叶战利品相夸耀，而且还尘垢满面，尽管是出自美人的香闺绣阁，我们必得对其虚荣大加讪笑。真的，我们对自身的优点与他人的缺点判断起来竟往往是如此失当！

也许你会要说，扫帚乃是树木出了毛病，出了颠倒情形的象征；于是请问，人不也是个颠之倒之的动物吗，其兽性官能总是高踞于其理性官能之上，其头颅与脚踵往往形同易位，徒自卑屈苟活于天地之间！然而尽管一身是病，却偏好以匡弊正俗者自居，以平冤矫枉者自居，其扒罗之广，甚至连娼妇之隐私也不放过；摘奸发微，张之于世，身所过处，平地生波；且惯于其所正谓消除之污秽中，自身沾染更重，陷溺更深；他的晚年则甘充奴仆于妇人，及至后来，童山濯濯，必与其扫帚兄沦为同一命运，不是被人踢出室外，便是充作点火干柴，以供他人取暖。

（高健译）

## 说春

〔英〕约翰逊

约翰逊（1709—1784），英国词典编纂家、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以编纂出版具有权威性的两卷本《英文辞典》（1746—1755）而著称。

眼前，每块土地，每丛树林都是碧绿一片，  
眼前，柔美的大自然最漂亮的面孔已经显现。

——厄尔芬斯通

每个人对自己的现状都会很不满足，多少总要驰骋幻想去寻问未来的幸福，而且，会凭借解脱眼前困惑他的疑惑，凭借他获得的利益，去把握时间以谋求改善现状。

当这种常常要用最大的忍耐盼来的时刻最后到来时，幸福却往往并不降临，于是，我们接着又以新的希望来自我安慰，又用同样的热望翘盼未来。

如果这种心情占了上风，人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他难以企及的事物上，而也许就真会碰上运气；因为他不是仓促从事，并且，为了使幸福更加完善，他还会注意采取必要的措施，等待幸福时刻的到来。

我很早就已经认识了一位有这种性情的人，他迷于幸福的梦想中，这给他带来的损害要比妄想通常产生的损害少得多，同时，他还会常常调整方案，显示他的希望之花常开不败，也许不少人都想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得到如此廉价而永恒的满足。其实他只是把困难移到下一个春天，他于是得到了这种暂时的满足：如果他的健康可以得到补偿，那么春天就能补偿；如果因价格昂贵而买不起他所需要的东西，那么，在春天，这种东西就会跌价。

事实上，春天悄然来到却往往并无人们所想象的那种效益，但人们常常这样肯定：可能下次会顺利些，不到仲夏很难说眼前的春意就令人失望；不到春意了无踪迹的时候，人们总是经常谈论春天的降临，而当它一旦飘然离去后，人们却还觉得春天仍在人间。

同这样的人长谈，在思索这个快乐的季节上，也许会感到极大的快愉。我满意地发现有很多人也被同样的热情所感染（这样比拟是无愧的）。因为，我相信，岂有优秀的诗人面对那些花瓣，那阵阵柔风，那青春的颤音而不显露他们的喜爱？即使最丰富的想象也难以包容那金色季节的静穆与欢欣，而又会有永恒的春天作为对永不腐朽的清白的最高奖赏。

的确，在世界一年一度的更新过程中，有一种莫可言表的喜悦展现出无数大自然的异宝奇珍。冬天的僵冷与黑暗以及我们眼见的各种物体所裸露出来的奇形怪状，会使我们向往下一个季节，既是为了躲避阴冷的冬大，也是因为喜欢晴朗的春天；温和的景色把每一朵含苞的花带入我们的眼帘里来，我们就把这花当做报春的使者，认为它在通知我们，更加愉快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春天为我們的心灵提供了我们能享受的一切，如此轻松地解除了我们心头的焦虑和感情上的纷扰，可以让我们闲适欢愉。田野和森林的新绿，飘逸着令人沉醉的特有馨香，到处倾泻着的欢乐声；动物因食物增加和天气温和显然都十分喜悦；赋予整个大地一副快乐的神态，从大自然的微笑中，显露出来。

然而，也有一些人并不喜欢这阳春烟景，他们匆匆掠过了千姿百态的乡间秀色，而把时光和思想耗费在牌戏、集会、酒馆、聊天上。

当一个人不能忍受与别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总有某种不正常的情形，这是不带欺骗性的，想要求得解脱，或者因为他厌倦人生，万念俱灰，这种由外力推动而非意向转移产生的心情，肯定是借助于外来事物，也许因为他害怕某些不快闯入心里，力求避免失败的记忆，对灾害的恐惧、或某种更悲惨的思想。

那些被悲哀夺去沉思乐趣的人们，可以适当地专心于有趣的消遣，如果这些消遣无害的话；那些害怕未来痛苦而导致不幸的人们，必须努力清除这

种危险。

走笔至此，我应当转到那些成为他们思想负担的事物上来，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值得回忆的目标。大自然的神秘虽已展露，但他们并未得到什么快乐和教训，因为他们永远也无法学会识别那些特征。

一个法国作家发挥了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懂得走路的人不多，的确，有不少人并不懂得带着愉快的希望去散步，他们待在家里，心情相同的伴侣好像就已给他们提供了散步的快乐。

有些动物从接近的物体上借来某些颜色，但偶一改变位置，就变了色调。同样，每个人也应当尽力去感受自己周围的事物，因为，如果他的注意力始终固定在某一地方，一旦变易位置，就看不见新目标。心灵应当向新思想敞开，要从旧思想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因为旧思想容易导致消遣方面。

一个已习惯于以新事物自娱的人，会在大自然的产物中找到无穷无尽的物质蕴藏，而不会遭人妒嫉或怨恨。某些艺术作品，即使已有定评，缺点依然在所难免！但人们常期望找到新理由去崇拜天下的权威，也有人希望能利人利己。毫无疑问，很多蔬菜和动物可能都有起巨大效用的特性，但是，也不必穷究精研，只要做到常规实验和密切注意就足够了。化学家们有关他们可爱的汞所说的一切，就汞的整个形成而论，也许人人都相信是确切的，但假如在它上面要消耗千万条生命，那么汞的一切化学性质就很难发现。

人类应该具有各种不同的趣味，因为生活赋予并需要如此众多的乐趣，它既不希望，也不要求我们都是博物学者，但是，假如给那些不健康、不舒坦并缺乏充分快乐来源的人指出一种新鲜的消遣方法，是不适当的，向那些每天都感到负担沉重的人说还有很多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也是不切实际的。

对大自然的作品增强了好奇心的人通往幸福的途径更多，因此，我要把青春的沉思奉献给读者中的年轻人，要他们原谅我要求他们立刻去利用一年的春天，利用生命的青春；当那些新鲜影像深深印在他们的心灵上时，就要去热爱天真活泼的欢乐，并且有一种追求知识的热情，而且，要记住，枯萎的春天会造成荒年；要记住，青春的花朵，虽说美丽愉快，但也不过是大自然早已安排妥当，要为秋大的果实所作的准备而已。

（黄绍鑫 译）

## 论永生

〔英〕哈兹里特

哈兹里特（1778—1830），英国文艺评论家、散文家、画家。生于肯特郡的梅德斯通。主要作品有随笔《论青春的不朽之感》和《英国戏剧概观》、《席间闲谈》等。

处于青春年华的人仿佛觉得自己似神仙长生不老。不错，光阴荏苒，人生的一半已流逝。但满载无穷珍珠的另一半人生正向我们招手。面对锦绣前程，我们充满无限的希冀和神奇的幻想，未来属于我们！

对于我们，死亡和衰老是毫无意义的字眼，就像耳边轻风吹过，我们不屑一顾。别人也许承受过生老病死的痛苦，也许还要忍受它们的折磨。——而我们的生命“却有魔法保护”，它无情地嘲笑着所有那些病态的幻境。犹如在开始愉快的旅行时，我们热切地极目远眺——



欢呼着远方美好的景象。

我们阔步向前，一路上看到的是无尽的壮丽风光和新鲜气象。因此，在生命的开端，我们无羁无绊，尽情欢乐，不失良机地满足情趣。我们面前没有艰难险阻，我们意志昂扬，我们仿佛能一往无前，永不停息。我们举目环视：清新的大千世界生机盎然，变化无穷，不断向前。看看我们自己：情绪振奋，精力旺盛，与这世界同步合拍。现有的种种情形使我们无法设想，我们也会按照客观的规律而为时代所淘汰，也会走向桑榆暮年，也会坠入坟地墓穴。天真无知以及对青春的抽象感觉使我们把自己与天长地久的大自然视为一体；缺乏经验而又感情丰富使我们认为人类像大自然一样永不衰败。我们沾沾自喜，错把短暂的生命，当作和大自然牢不可破的永恒结合，当作不知地冻天寒，不谙风云变幻，没有离愁别绪的蜜月。我们像含笑入睡的婴孩在任意遐想的摇篮中晃悠悠，在天地万物的喧闹声中进入安恬的梦乡。我们迫不及待地畅饮着生活的美酒，但不仅无法喝干，更多的美酒却满溢而出。生活中无穷的事物纷至沓来，填满了我们的心房，满足了我们的欲望。因而，我们无暇考虑死亡，无暇考虑我们这千千万万灵魂与肉体可能在顷刻之间统统化作灰尘，“让这有知觉的、温暖的、活跃的生命化为泥土”。周围的一切如画似梦，使我们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无法窥视墓地的阴森。我们前不见起点，后不见终线，空白的昔日几乎已从记忆中消逝，丰富多采的未来被匆匆云集而来的事件所遮掩。我们或许能看见讨厌的死亡阴影在地平线上徘徊，但我们却永远也到不了那地平线上。……我们觉得，那位两眼昏花、老态龙钟的时间老人，对我们这些精力充沛、灵活敏捷的青年人只能望尘莫及，永远追赶不上。斯泰恩笔下曾生动地描述过一个又笨又胖的厨房帮手，当她听到博比先生去世时，她当即的反应是“我没死！”我们像她那样，他人的死讯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的信心，反而增强了我们永生的信念，增添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他人也许像落叶飘，也像鲜花遭时间的刀锋摧残而凋谢。然而，目空一切、傲慢至极的青年人对这些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直到我们目睹周围爱情的鲜花凋谢，快乐的良辰消逝，希望之火熄灭，一切美好的东西，被连根拔去，我们才能领悟到其中的寓意，宏伟的抱负才可能减弱，这时，我们才会正视直逼而来的空虚和沉闷，从而心安理得地去受用墓穴的宁静。

（王玲译）

## 书友

〔英〕斯迈尔斯

斯迈尔斯（1812—1904），英国作家，长于写短小精悍的议论性散文，说理透彻，文笔流畅。著名的作品有《自助》、《性格》等。

看一个人读些什么书就可知道他的为人，就像看一个人同什么人交往就可知道他的为人一样。因为世界上有与人为友的，也有与书为友的。无论是书友或朋友，我们都应该择其最佳者而从之。

一本好书就像是一个最好的朋友。它始终不渝，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将来也永远不变。它是最有耐心、最令人愉快的伴侣。在我们穷愁潦倒、临危遭难的时候，它也不会抛弃我们，对我们总是一往情深。在我们年轻时，好书陶冶我们的性情，增长我们的知识；到我们年老时，它又给我们以安慰和勉励。

人们常常因为同爱一本书而结为知己，就像有时两个人因为敬慕同一个人而交为朋友一样。古谚说：“爱屋及乌”。但是，“爱我及书。这句话却有更深的哲理。书是更为坚实而高尚的情谊纽带。人们可以通过共同爱好的作家沟通思想感情，彼此息息相通。他们的思想共同在作者的著述里得到体现，而作者的思想反过来又化为他们的思想。

哈兹利特曾经说过：“书潜移默化人们的内心，诗歌熏陶人们的气质品性。少小所习，老大不忘，恍如身历其事。书籍价廉物美，不啻我们呼吸的空气。”

好书常如最精美的宝器，珍藏着人的一生的思想精华。人生的境界，主要就在于他思想的境界。所以，最好的书是金玉良言的宝库，若将其中的崇高思想铭记于心，就成为我们忠实的伴侣和永恒的慰藉。菲利普·悉尼爵士说得好：“有高尚思想作伴的人永不孤独。”

当我们面临诱惑的时候，优美纯真的思想会像仁慈的天使一样，纯洁并保卫我们的灵魂。优美纯真的思想也蕴育着行动的胚芽，因为金玉良言几乎总会启发善行。

书籍具有不朽的本质，是人类勤奋努力的最为持久的产物。寺庙会倒塌，神像会朽烂，而书却经久长存。对于伟大的思想来说，时间是无关紧要的。多少年代前初次闪现在作者脑海里的伟大思想今天依然清新如故。他们当时的言论和思想刊于书页，如今依然那么生动感人。时间唯一的作用是淘汰不好的作品，因为只有真正的佳作才能经世长存。

书籍引导我们与最优秀的人物为伍，使我们置身历代伟人巨匠之间，如闻其声，如观其行，如见其人。同他们情感交融，悲喜与共。他们的感受成为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觉得有点儿像是在作者所描绘的人生舞台上跟他们一起粉墨登场了。

即使在人世间，伟大杰出的人物，也是永生不灭的，他们的精神载入书册，传之四海。书是人们至今仍在聆听的智慧之声，永远充满着活力。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在受着历代伟人的影响。多少世纪以前的盖世英才，如今仍同当年一样，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

(王克礼 译)

## 自由与克制

[英] 罗斯金

罗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史家、评论家和散文家。散文代表作有《时至今日》、《芝麻与百合》、《野橄桃花冠》等。

明智的法规和适当的克制，对于高尚的民族而言，虽说在某种程度上不免有点累赘，但它们毕竟不是束人手足的锁链而是护身的铠甲，是力量的体现。请记住，正是这种克制的必要性，如同劳动的必要性一样，值得人类崇敬。

每天，你都可以听到无数蠢人高谈自由，就好像它是个无尚光荣的东西，其实远非如此。从总体上来讲，从广义上来讲，自由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它不过是低级动物的一种属性而已。

任何人，伟人也罢，强者也罢，都不能像游鱼那般自由自在。人可以有所为，又必须有所不为，而鱼则可以有所为。集天下之王国于一体，其总

面积也抵不上半个海大；纵使将世上所有的交通线路和运载工具都用上（现有的再添上将要发明出来的），也难比水中鱼凭鳍游来得方便。

你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会发现，正是这种克制，而不是自由使得人类引以为荣；进而言之，即便低级动物也是如此。蝴蝶比蜜蜂自由得多，可人们却更赞赏蜜蜂，不就因为它善于遵从自己社会的某种规律吗？普天之下，自由与克制这两种抽象的东西，后者通常更显得光荣。

确实，关于这类事物以及其他类似之物，你决不可能单单从抽象中得出最后的结论。因为，对于自由与克制，倘若你高尚地加以选择，则二者都是好的；反之，二者都是坏的。然而，我要重申一下，在这两者之中，凡可显示高级动物的特性而又能改造低级动物的，还是有赖于克制。而且，上自天使的职责，下至昆虫的劳作，从星体的均衡到灰尘的引力，一切生物、事物的权力和荣耀，都归于服从而不是自由。太阳是不自由的，枯叶却自由得很；人体的各部没有自由，整体却和谐，相反，如果各部有了自由，则势必导致整体的溃散。

（朱舫译）

## 谈书

〔英〕罗斯金

一切书籍无不可分作两类：一时的书与永久的书。请注意这个区别——它不单是个质的区别。这并不仅仅是说，坏书不能经久，而好书才能经久。这乃是一个种的区别。书籍中有一时的好书，也有永久的好书；有一时的坏书，也有永久的坏书。

所谓一时的好书——至于坏书我这里就不讲了——往往不过是一些供你来观阅的有益或有趣的谈话而已，而发表谈话的人，你除了观阅其书以外，常常无法和他交谈。这些书往往非常有益，因为它会告诉你许多必要的知识；往往非常有趣，正像一位聪明友人的当面对话那样。种种生动的旅行记叙；轻松愉快而又充满机智的问题讨论；以小说形式讲述的各种悲喜故事；事过境迁，由当事人亲自提供的确凿事实；——所有这些一时的书，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而日益增多，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事物；对于它们，我们应当深表感谢，而如果不能善为利用，还应当深感惭愧。但是如果竟让它们侵占了真正书籍的地位，那我们就又完全用非其当了：因为，严格地讲，这些很难算是书籍，而只不过是楮墨精良的书信报章而已。

我们友人的来信在当天也许是有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有无保存价值，就须考虑了。报纸在吃早饭时来读可能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作为全天的读物，便不适合。所以，一封内容关于去年某地的客栈、旅途或天气的有趣记载的长信，或是其中讲了什么好玩的故事或某某事件的真相的其他信件，现在虽然装订成册，而且也颇有临时参考价值，却在严格的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书”，而且在严格的意义上讲，也谈不上真正的“读”。

书籍就其本质来讲，不是讲话；而是著述；而著述的目的，不仅在于达意，而且在于流传。讲话要印成书册主要因为讲话人无法对千千万万的人同时讲话；如果能够，他会愿意直接来讲的——书卷只是他声音的扩充罢了。你无法和你在印度的朋友谈话；如果能够，你也会愿意直接来谈的，于是你便以写代谈：这也无非是声音的传送而已。但是书籍的编著却并非仅仅为了扩充声音，仅仅为了传送声音，而是为了使它经久。一个作家由于发现了某

些事物真实而有用，或者美而有益，因而感到有话要说。据他所知，这话还不曾有人说过；据他所知，这话也还没人能说得出来。因此他不能不说，而且还要尽量说得清楚而又优美；说得清楚，是至少要做到的。

综其一生当中，他往往发现，某件事物或某些事物在他特别了然于胸；——这件事物，不论是某种真知灼见或某种认识，恰是他的世间福分机缘所允许地把握的。他极其渴望能将它著之篇章，以垂久远；镂之金石，才更称意：“这才是我的精华所在；至于其余，无论饮食起居，喜乐爱憎，我和他人并无不同；人生朝露，俯仰即逝；但这一点我却见有独到：如其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入人记忆的话，那就应以此为最。”这个便是他的“著作”；而这个，在一般人力所达到的有限范围，而且也不论其中表现了他真正灵感的多寡，便无异是他的一座丰碑，一篇至文。这便是一部真正的“书”。

或许你认为这样写成的书是没有的吗？

那么，我就又要问你，你到底相信不相信世间还有诚恳二字？或还有仁慈二字？是否你认为，才隽之士的身上从来也看不到半点诚恳与宽厚的地方？但愿诸位当中不致有谁会悲观失望到抱持这种看法。其实，一位才隽之士的作品当中，凡是以诚恳态度和宽厚用心所著成的部分，这一部分便无愧是他的书或艺术作品。当然其中总不免夹杂有种种不佳的部分——例如败笔芜词、矫揉造作，等等。但是只要你读书得法，真正的精华总是不难发现的，而这些也都无愧是书。

对于一部书籍，我们往往脱口而下这类断语：“这书多么妙啊——恰与我的想法相合！”然而正确的态度却应当是：“这事多么怪啊！我便从来不曾想到这个，不过我认为那话是对的；如果我现在还不能理解它的正确，但愿终有一天我能理解。”不管是否这样谦虚吧，但至少应当清楚，当你读一本书时，主要的是去领会那作者的意思，而不是去寻找你自己的意思。进行评论是可以的，那是你程度提高了以后的事；但首先应当弄懂原意。再有一点应当清楚，即是这位作者如果还多少有点价值的话，那么你未必能一下领会他的意义；至于全部领会更绝非你短期所能办到。这倒并非因为作者没有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甚至相当有力地表达出来；只是作者不可能把他的话全部说完；另外，这点也许更加古怪，作者也不情愿这样，而只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出之，以寓言的方式出之，其目的在测验你有无诚意。这个原因我说不透，另外，我对一些睿智之士好把他们的思想潜藏胸底、秘不示人的冷酷作法，也不大善于分析。他们在向你传授知识时，不是把它视作一种援助，而是视作一种奖赏；必先弄清你配受奖，然后才允许你去获取。但是这种智慧的探求也正和一种珍贵的物质（黄金）的探求相同。在你我看来，地层的电力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其中所蕴藏的全部黄金都一齐搬运到山顶之上，但是大自然非要把金子隐藏在一些谁也不知道的穴罅隙缝之中；你很可能挖了很久而仍然一无所获；想要找到一点儿也得历尽千辛万苦。

在人类高级智慧的探求上，情况也是这样。当你打开一本好书之前，你必须对自己提出几个问题：“我自己是否能像那澳大利亚采掘工一样吃苦？我的锄头铁铲是否有用？我的思想准备是否充分？我的袖子是否已卷得高高，另外气力心情是否正常？”如果把这比喻再打下去（即使有点令人厌烦，但这比喻确实非常有用），那么你所探求的金子便是那作者的思想或意思，他的文句便是你为了寻金所必须捣碎和冶炼的矿石。你的丁字锄便是你自己的辛苦、聪明与知识；你的熔炉便是你那探索事物的心智。离了这些工具和

你那炉火，你休想去弄懂一位作家的意思；实际上你的一套刀具往往得利而再利，精而再精，你的一番冶炼也得辛苦耐心之至，才有可能挣得一粒黄金。

正因为这种缘故，所以我便要老实不客气地，甚至以权威口气对你讲（因我自信在这点上我是对的），你必须养成对义字深入钻研的习惯，要一点一滴、仔仔细细地弄清每个词的确切意义。一个人尽可以把整个英国博物馆中的图书全部读遍（如果天能假年的话），而仍旧是个“不通文理”和缺乏教育的人；但是一个人却可以仅把一部好书一字不漏地读上十页——也即是真正精确透辟地阅读，——而从此，在一定程度上，不失为一位受过教育的人。

（高健译）

## 贝多芬百年祭

〔英〕萧伯纳

萧伯纳（1856—1950），英国著名的戏剧家、散文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完成剧作51部。主要剧作有《鳏夫的房产》、《巴巴拉少校》、《圣女贞德》等。另有大量的戏剧、音乐评论文字。

一百年前，一位虽听得见雷声但已聋得听不见大型交响乐队演奏自己的乐曲的五十七岁的倔强的单身老人最后一次举拳向着咆哮的天空，然后逝去了，还是和他生前一直那样地唐突神灵，蔑视天地。他是反抗性的化身；他甚至在街上遇上一位大公和他的随从时也总不免把帽子向下按得紧紧地，然后从他们正中间大踏步地直穿而过。他有一架不听话的蒸汽轧路机的风度（大多数轧路机还恭顺地听使唤和不那么调皮呢）；他穿衣服之不讲究尤甚于田间的稻草人：事实上有一次他竟被当做流浪汉给抓了起来，因为警察不肯相信穿得这样破破烂烂的人竟会是一位大作曲家，更不能相信这副躯体竟能容得下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他的灵魂是伟大的；但是如果我使用了最伟大的这种字眼，那就是说比汉德尔的灵魂还要伟大，贝多芬自己就会责怪我；而且谁又能自负为灵魂比巴哈的还伟大呢？但是说贝多芬的灵魂是最奔腾澎湃的那可没有一点问题。他的狂风怒涛一般的力量他自己能很容易控制住，可是常常并不愿意去控制，这个和他狂呼大笑的滑稽诙谐之处是在别的作曲家作品里都找不到的。毛头小伙子们现在一提起切分音就好像是一种使音乐节奏成为最强而有力的新方法；但是在听过贝多芬的第三里昂诺拉前奏曲之后，最狂热的爵士乐听起来也像“少女的祈祷”那样温和了，可以肯定地说我听过的任何黑人的集体狂欢都不会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最后的乐章那样可以引起最黑最黑的舞蹈家拼了命地跳下去，而也没有另外哪一个作曲家可以先以他的乐曲的阴柔之美使得听众完全溶化在缠绵悱恻的境界里，而后突然以铜号的猛烈声音吹向他们，带着嘲讽似地使他们觉得自己是真傻。除了贝多芬之外谁也管不住贝多芬；而疯劲上来之后，他总有意不去管住自己，于是也就成为管不住的了。

这样奔腾澎湃，这种有意的散乱无章，这种嘲讽，这样无顾忌的骄纵的不理睬传统的风尚——这些就是使得贝多芬不同于十七和十八世纪谨守法度的其他音乐天才的地方。他是造成法国革命的精神风暴中的一个巨浪。他不认任何人为师，他同行里的先辈莫扎特从小起就是梳洗干净，穿着华丽，在王公贵族面前举止大方的。莫扎特小时候曾为了彭巴杜夫人发脾气说：“这个女人是谁，也不来亲亲我，连皇后都亲我呢。”这种事在贝多芬是不可想

象的，因为甚至在他已老到像一头苍熊时，他仍然是一只未经驯服的熊崽子。莫扎特天性文雅，与当时的传统和社会很合拍，但也有灵魂的孤独。莫扎特和格鲁克之文雅就犹如路易十四宫廷之文雅。海顿之文雅就犹如他同时的最有教养的乡绅之文雅。和他们比起来，从社会地位上说贝多芬就是个不羁的艺术家，一个不穿紧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海顿从不知道什么是嫉妒，曾称呼比他年轻的莫扎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可他就是吃不消贝多芬。莫扎特是更有远见的，他听了贝多芬的演奏后说：“有一天他是要出名的。”但是即使莫扎特活得长些，这两个人恐也难以相处下去。贝多芬对莫扎特有一种出于道德原因的恐怖。莫扎特在他的音乐中给贵族中的浪子唐璜加上了一圈迷人的圣光，然后像一个天生的戏剧家那样运用道德的灵活性又反过来给莎拉斯特罗加上了神人的光辉，给他口中的歌词谱上了前所未有的就是出自上帝口中都不会显得不相称的乐调。

贝多芬不是戏剧家，赋予道德以灵活性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可厌恶的玩世不恭。他仍然认为莫扎特是大师中的大师（这不是一顶空洞的高帽子，它的确确就是说莫扎特是个为作曲家们欣赏的作曲家，而远远不是流行作曲家）；可是他是穿紧腿裤的宫廷侍从，而贝多芬却是个穿散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同样地海顿也是穿传统制服的侍从。在贝多芬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场法国大革命，划分开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但对贝多芬来说莫扎特可不如海顿，因为他把道德当儿戏，用迷人的音乐把罪恶谱成了像德行那样奇妙。如同每一个真正激进共和主义者都具有的，贝多芬身上的清教徒性格使他反对莫扎特，固然莫扎特曾向他启示了十九世纪音乐的各种创新的可能。因此贝多芬上溯到汉德尔，一位和贝多芬同样倔强的老单身汉，把他做为英雄。汉德尔瞧不上莫扎特崇拜的英雄格鲁克，虽然在汉德尔的《弥赛亚》里的田园乐是极为接近格鲁克在他的歌剧《奥菲阿》里那些向我们展示出天堂的原野的各个场面的。

因为有了无线电广播，成百万对音乐还接触不多的人在他百年祭的今年将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充满着照例不加选择地加在大音乐家身上的颂扬话的成百篇的纪念文章将使人们抱有通常少有的期望。像贝多芬同时的人一样，虽然他们可以懂得格鲁克和海顿和莫扎特，但从贝多芬那里得到的不但是使他们困惑不解的意想不到的音乐，而且有时候简直是听不出是音乐的由管弦乐器发出来的杂乱音响。要解释这也不难。十八世纪的音乐都是舞蹈音乐。舞蹈是由动作起来令人愉快的步子组成的对称样式。因此这些乐式虽然起初不过是像棋盘那样简单，但被展开了，复杂化了，用和声丰富起来了，最后变得类似波斯地毯，而设计像波斯地毯那种乐式的作曲家也就不再期望人们跟着这种音乐跳舞了。要有女巫打旋子的本领才能跟着莫扎特的交响乐跳舞。有一回我还真请了两位训练有素的青年舞蹈家跟着莫扎特的一阕前奏曲跳了一次，结果差点没把他们累垮了。就是音乐上原来使用的有关舞蹈的名词也慢慢地不用了，人们不再使用包括萨拉班德舞、巴万宫廷舞、加伏特舞和快步舞等等在内的组曲形式，而把自己的音乐创作表现为奏鸣曲和交响乐，里面所包含的各部分也干脆叫做乐章，每一章都用意大利文记上速度，如快板、柔板、谐谑曲板、急板等等。但在任何时候，从巴哈的序曲到莫扎特的《天神交响乐》，音乐总呈现出一种对称的音响样式给我们以一种舞蹈的乐趣来作为乐曲的形式和基础。

可是音乐的作用并不止于创造悦耳的乐式。它还能表达感情。你能去津

津津有味地欣赏一张波斯地毯或者听一曲巴哈的序曲，但乐趣只止于此；可是你听了《唐璜》前奏曲之后却不可能不发生一种复杂的心情，它使你心理有准备去面对将淹没那种精致但又是魔鬼式的欢乐的一场可怖的末日悲剧。听莫扎特的《天神交响乐》最后一章时你会觉得那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的最后乐章一样，都是狂欢的音乐：它用响亮的鼓声奏出如醉如狂的旋律，而从头到尾又交织着一开始就有的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悲伤之美的乐调，因之更加沁人心脾。莫扎特的这一乐章又自始至终是乐式设计的杰作。

但贝多芬所做到了的一点，也是使得某些与他同时的伟人不得不把他当做一个疯人，有时清醒就出些洋相或者显示出格调不高的一点，在于他把音乐完全用作了表现心情的手段，并且完全不把设计乐式本身作为目的。不错，他一生非常保守地（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激进共和主义者的特点）使用着旧的乐式；但是他加给它们以惊人的活力和激情，包括产生于思想高度的那种最高的激情，使得产生于感觉的激情显得仅仅是感官上的享受，于是他不仅打乱了旧乐式的对称，而且常常使人听不出在感情的风暴之下竟还有什么样式存在着了。他的《英雄交响乐》一开始使用了一个乐式（这是从莫扎特幼年时一个前奏曲里借来的），跟着又用了另外几个很漂亮的乐式；这些乐式被赋予了巨大的内在力量，所以到了乐章的中段，这些乐式就全被不客气地打散了；于是，从只追求乐式的音乐家看来，贝多芬是发了疯了，他抛出了同时使用音阶上所有单音的可怖的和弦。他这么做只是因为他觉得非如此不可，而且还要求你也觉得非如此不可呢。

以上就是贝多芬之谜的全部。他有能力设计最好的乐式；他能写出使你终身享受不尽的美丽的乐曲；他能挑出那些最干燥无味的旋律，把它们展开得那样引人，使你听上一百次也每回都能发现新东西：一句话，你可以拿所有用来形容以乐式见长的作曲家的话来形容他；但是他的病征，也就是不同于别人之处在于他那激动人的品质，他能使我们激动，并把他那奔放的感情笼罩着我们。当贝里奥滋听到一位法国作曲家因为贝多芬的音乐使他听了很不舒服而说“我爱听了能使我入睡的音乐”时，他非常生气。贝多芬的音乐是使你清醒的音乐；而当你想独自一个静一会儿的时候，你就怕听他的音乐。

懂了这个，你就从十八世纪前进了一步，也从旧式的跳舞乐队前进了一步（爵士乐，附带说一句，就是贝多芬化了的老式跳舞乐队），不但能懂得贝多芬的音乐而且也能懂得贝多芬以后的最有深度的音乐了。

（周珏良 译）

### 历尽艰辛话买书

〔英〕吉辛

吉辛（1857—190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生于约克郡的威克维尔特。有大多以下层人民劳苦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22 种和半自传体小品文集《四季随笔》等。

每逢我在自己的书架周围顾盼留连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兰姆的那些“断简残编”。当然我的书也不完全是从古旧书店买来的。我将它们一一进行检点的时候，每每发现其中有许多完好无损的书，有的甚至还是昂贵的古香版本呢。但由于我时常搬家，我那小小的图书馆在每一次迁移中也就难免厄运。说句实在话，我经常无法对付它（因为我在料理事物上，往往表现得

笨拙无能)。这样一来，哪怕是我那些最贵重的书也往往蒙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有不少的书甚至还被装订书籍的长钉戳破。当然这只是情形最糟的例子了。不过当我生活安定、心境平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渐渐变得精明谨慎起来。显而易见，环境是能磨练出一个人的长处来的。但我以为，一本书，只要它没有漏落页次就可以了，何必太讲究它的外表呢。

我听说过那些标榜自己读图书馆的书就像读自家书架上的书一样的人。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我对自己每一本书的气味都很熟悉，我只要把鼻子凑近这些书，它们那散发出来的书味就立刻勾起我对往事的种种回忆。就说我的那些吉朋的著作吧，那是八卷精致的梅尔曼本。我曾经连续不断地读啊，读啊，读了三十多年。我丝毫无需翻动它，只要闻闻那质地精美的纸张香味，就能回想起当年我把它作为奖品来接受时的幸福情景。还有我的那些莎士比亚著作，它们是剑桥版本，也有一种能惹起我追忆往事的香味。这套书是属于我父亲的，当我还不能够读懂它们的时候，常常有幸被允许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来看看。这时我总是怀着虔敬的心情，将它一页一页地翻弄着。那些书散发着一股古老而奇特的幽香。每当我将它们捧在手中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种莫可名状的感觉，由于这种缘故，我很少读这套莎士比亚著作。而当我捧读另一套吉朋的书时，眼里总是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因为我买这套书时，简直就像买一件价值连城的奢华物一样，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对这套书格外偏爱，该知道我是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才将它得到手的啊。

牺牲——这个字眼压根儿也不是客厅里的那种冠冕堂皇的表白语。像我的好些书就的确是将那些必须用来维持生计的钱购买的。不知有多少回，我站在一家书店的前面或者是一位书商的窗口，此时此刻，那种求知的欲望和活着就得吃饭的念头在我的头脑里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每逢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我的肚子就照例嘟囔着要吃东西了，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看到了一本梦寐以求的书，而书的标价又是那样容易脱手。我在书店门口停了下来，心想绝不能让别人买去，可我一买它就势必得忍受挨饿的痛苦。我那套海讷编纂的狄巴拉斯诗集，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抢购到手的。那会儿它就摆在古德基街的一家古旧书店的书摊上，在那种书摊上，人们能够从那一叠叠的废书中寻到一些无价之宝。就是这套诗集，六便士竟是它的售价，这该是何等的廉价出售啊！当时我经常在牛津大街的一家咖啡馆进午餐（当然也就是我的主餐了），那是一家名实相副的咖啡馆，就像现在的咖啡馆一样，今天恐怕再也找不到这家馆子了。那一天，六便士是我的全部资财，确实是这样，就只剩下这么几个钱了。这笔小数目足可以买一份青菜炒肉。但我不敢担保这本狄巴拉斯诗集能否一直留到明天，而这种低廉的书价我又恰好能支付得起。我在人行道上踱来踱去，一会儿用手指头在口袋里搓捏着那几枚硬币，一会儿用眼睛瞟一瞟书摊，两种胃口在我腹中进行激战。终于书还是买到手了。我将它带回家中，一边吃着用粗糙的面包蘸黄油做成的午餐，一边美滋滋地掀动着书页。

在这本狄巴拉斯诗集的底页上我发现一行用铅笔写的字：“1792年11月4日读毕”。一百年以前，谁是这本书的主人呢？但上面再没有任何其他标记。我很愿意把他想象成一位穷困潦倒的学者，他大概和我一样，明明穷得要命，偏偏求知欲旺盛。当初他必定也是用自己的血汗钱来买这部书的，当他买到手后，其乐不可支的情景一定不会亚于我现在这个样子。这种欢乐



的心境只能意会，难以言传。慷慨仁慈的狄巴拉斯啊，你那留在诗集中的肖像比罗马文学作品中的任何一张画像都逗人喜爱。

仿佛悄悄地走进那茂密的丛林。

暗暗将每一株智慧之树来找寻。

随后，我把这本诗集插上了那挤得满满的书架。事实上只要从书架上一取下这些书，我便能回味起那一番激战一番成功的情景，恰如历历在目一般。在那些岁月里，金钱对我来说，简直毫无价值，除了用它来买书之外，我对它不屑一顾。唯有书才是我的第一需要。我可以不吃饭，但不能不要书。当然我完全可以到大英博物馆去读这些书，但这比较起自己拥有这些书并能将它们摆在自己的书架上来，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我时不时地买上一本破烂不堪、印刷低劣的旧书，里面尽是乱七八糟的笔迹，被撕破的书页和一团团的墨迹。对这些我丝毫不介意。我宁愿醉心于这样一本属于自己的破册子，也不大情愿去观瞻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宝书。有时我也为这种纯粹的嗜好而感到不安。当一本书把我吸引住了的时候，也许它并不是一本我急需的书，尽管它是属于那种难以到手的贵重书籍一类。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比如我的那本琼斯蒂林的著作，就是在霍利维尔大街看到的。对他那题为《诗歌与真理》的书名，我十分熟悉，当我的眼光掠过那书页的时候，买下它来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但那一天我克制住了。说老实话，我付不起十八便士的书钱，当时我的手头太拮据了。但我一连两次在书台前面徘徊观望，暗暗庆幸这本书还没有买主。终于盼到手上有两个子儿的那天了。我记得自己三步并作两步朝霍利维尔大街奔去（其时我通常的步行速度是每小时五英里）。我不会忘记那位头发斑白的小老头，我常常因为买书而和他打交道，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相信这位经营书店的老人曾经一定当过天主教士，因为在他身上有那么一种不同凡响的教士气质。他曾经拿起琼斯蒂林的那卷书，将它缓缓翻开，欣赏了一阵子，然后故意瞟了我一眼，好像在张口说：“可不是，我多想自己也能有时间读读它啊。”

有时候，我还得饿着肚子，像搬运工一样，把买到的书送回家中。有一次，在波特兰路车站附近的一家小小书店里，我偶然看见了第一版的吉朋著作，而书的售价竟便宜得令人瞠目结舌。我记得是一先令一册。可要买下这套表演精美的四开本，我还是得当掉自己的外套。当时我身上没有几个钱，可家里还有点余款。那会儿我住在伊斯林顿，我和书店的老板说了一声，便飞身回家取钱，再又赶回书店，然后扛着那一大叠书从离我住所安吉尔公寓很远的尤斯顿路两侧，一直走回到伊斯林顿我住的那条街上。我就这样一下子走了两个来回。这样的长途步行，我一生中仅走过这么一次。这是当我回想起吉朋著作的分量时，才体会到的。走第二趟了，走第三趟了，那一天我一趟趟地计算着因为回家取钱而往返的路程。我走下尤斯顿路又爬上彭顿维尔大街，至于那天是在哪一个季节，是什么样的天气，我就记不太清楚了。说实在话，当时我高兴得忘乎所以，除了对书的重量有些感觉外，其他的什么就丝毫也没有留意了。那年头我的耐性很强，但体质孱弱。我记得自己走完最后一趟后，就一头栽倒在椅子上，汗流浹背、四肢无力、浑身酸痛，简直就像要断气一样。

经济宽绰的人们听完我这段经历，一定会感到惊讶，为什么我不找书店里的老板请人把这些书送上门呢？换言之，如果我等不及了的话，难道伦敦坦荡的大道上竟没有公共马车可乘吗？我如何来向这些人解释清楚呢？那

天，我为了买书，已经倾囊而出，再也没有能力来支付一个便士了。没有，绝对没有。这种节省体力的开销我是从不敢设想的。我当时最大的欣慰莫过于通过自己辛酸的劳累而终于能成为这套书的主人。在那些岁月里，我根本没尝过坐马车旅行的滋味，我可以在伦敦的大街上一连走上十二个乃至十五个小时，可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花钱雇人送书以节省自己的体力或时间。我的确是太穷困了，实在不敢有非分的奢想，而上面这件事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罢了。

若干年后，我将第一版的吉朋著作卖掉了，出售的书价比我原先买进来时要便宜得多。一起出售的还有不少颇有价值的对开本与四开本。因为我搬迁频繁，实在带不了这么多的书。书的买主曾把我这些卖掉的书称之为“墓碑”。为什么吉朋的书这样卖不起价钱呢？我常常由于卖掉了这批书而感到懊悔不迭。如果能够再读一读那套精装的《罗马帝国的衰亡》，该是何等惬意的事啊！唯有那种装潢才能与其神圣的主题相称。人们只要瞥它一眼，就会觉得心旷神怡。我知道，自己要重新添置一套的话，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过这样的一套书是不能与我卖掉的那一套书同日而语的。因为那套书能使我时时想起自己当年买书时的那种蓬头垢面、劳累奔波的艰难情景。

（郑廷国 译）

## 无知的乐趣

〔英〕林德

林德（1879—1949），英国散文家。出生于爱尔兰。主要随笔集有《无知的乐趣》、《蓝狮》等，立意新奇，富有情趣。

同一个普通城里人在乡下散步——也许，特别是在四月份或五月份——而不对他的无知的领域像海洋那样宽阔感到惊讶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在乡下散步而不对自己的无知的领域像海洋那样宽阔感到惊讶是不可能的。成千上万的男女活着然后死去，一辈子也不知道山毛榉和榆树之间有什么区别，不知道乌鸦和画眉的啼鸣有什么不同。很可能，在一座现代化的城市里，能够辨别乌鸦和画眉的啼鸣的人是例外。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这些鸟，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它们。我们整整一生都有鸟生活在我们的周围，然而我们的观察力是如此微弱，以致我们中间许多人弄不清楚苍头燕雀是否会唱歌，说不出布谷鸟是什么颜色。我们像孩子似的争论布谷鸟是否飞的时候总是唱歌还是仅仅有时候在树枝上唱歌，争论查普曼的下面两行诗是根据他的想象呢还是根据他对大自然的认识写的：

当布谷鸟在翠绿的橡树怀中歌唱，  
初次使人们在明媚春天心花怒放。

然而，这种无知并不完全是可悲的。从这种无知我们可以得到有所发现的乐趣，这种乐趣是经常的。只要我们是足够无知的，那么每年春天，大自然的每一个事实就会来到我们面前；而每个事实的上面还带着露水。如果我们活了半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布谷鸟，而且只知道它是一个流浪者的声音，那么当我们看到它因为深知自己的罪过而从一座树林匆匆忙忙地飞逃到另一座树林时，我们是特别地高兴的；我们对布谷鸟在敢于降落到枞树山坡上（那里可能有复仇者潜伏着）之前，像鹰那样在风中停住，长长的尾巴颤抖着的样子，也特别地高兴。假装说博物学家在观察鸟类生活中并无乐趣将是荒谬

的，但他的乐趣是稳定的，同生平第一次看见布谷鸟的人的最初兴奋心情相比，几乎是一种理智的、缓慢沉重的消遣；而且瞧吧，世界给变成新的啦。

而，至于这点，甚至是博物学家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也依靠他的无知，无知给他留下这类新天地让他去征服。他可能在书本上已经达到了知识的顶峰本身，但，在他用自己的眼睛证实每一个光辉的细节之前，他仍然感到是半无知的。他希望亲眼看见雌布谷鸟一种罕见的情景！——在地上下蛋然后用嘴把蛋叼到窝里（在这窝里注定要发生杀害幼鸟的事件）去。他将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里，望远镜紧贴着眼睛，为的是亲自确认或驳斥这样的说法，说布谷鸟确实是在地上而不是在窝里下蛋的。而，如果他是十分有幸竟然发现了这种最遮遮掩掩的鸟在下蛋，那么也仍然有其它领域在等待他去征服，有一大堆有争论的问题等待他去解答，例如布谷鸟的那只蛋的颜色是否同窝里（布谷鸟把它的那只蛋遗弃在这窝里）的其它蛋的颜色总是相同的。无疑，科学家们迄今没有理由为他们错过的无知而哭泣。要是他们似乎什么都懂，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你几乎什么都不懂。在他们发掘出的每一个事实下面总是有一笔无知的财富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将永远不会比托马斯·布朗爵士更多知道塞壬唱给尤利塞斯听的是什么歌。

我把布谷鸟请了进来作为例子来说明普通人的无知，这并不是因为我可以就这种鸟作权威性的发言。理由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在一个似乎受到过非洲所有布谷鸟的侵袭的教区里度过春天，我从而认识到，对它们，或者任何一个我遇见过的人，是了解得十分十分少的。但我的和我的无知并不局限于布谷鸟。它涉及所有上帝创造出来的东西，从太阳和月亮一直到花卉的名字。我曾经有一次听到一位聪明的太太问，新月是否总是在相同的星期几出现。她补充说也许最好是不知道，因为，如果人们事先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天上的哪个地方能够看见新月，那么它的出现总会给人带来意外的愉快。然而，我想，即使对那些熟悉新月的活动时间表的人们，新月也总是出乎意料地到来的。我们并不会因为我们对一年四季的职司有足够的知识，知道要在三月或四月，而不是在十月里，去找报春花，而在发现一株早开的报春花就不那么高兴。我们也知道苹果树是在结果子之前而不是在结果子之后开花的，但当五月份我们到一家果园去度假日时，这并不会减少我们对假日之美妙所感到的惊讶。

也许，与此同时，每年春天重新温习许多花卉的名字会有一种特殊的愉快。这就像重读一本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的书一样。蒙田告诉我们说，他的记忆力非常糟糕，糟到每次读一本旧书就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一样。我自己就有一个不可捉摸的、有漏洞的记忆力。我甚至能够读起《哈姆雷特》和《匹克威克外传》来好像是在读新作家油墨未干的作品一样，因为在一次阅读和另一次阅读的间隔中间，那些书的内容有那么多都消失了。有些时候，这样一种记忆力是一种苦恼，特别是如果你热爱准确性的话，但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当生活（除娱乐之外）另有其目的的时候。就纯粹给人以享受这方面来说，坏的记忆力值得提一提的地方也并不见得比好的记忆力少。一个记忆力坏的人可以一辈子继续不断地阅读普鲁塔克的作品和《天方夜谭》。就像一群羊一个接一个地从树篱的缺口跳过去不可能不在荆棘上留下几撮毛一样，很可能，即使在记忆力最坏的脑子里也会留下零星片断的东西。但是羊本身逃出去了，那些大作家也以同样的方式从一个懒惰的脑子跳出去了，留下来的东西真够少的。

而，如果我们能够把书忘掉的话，那么当一年十二个月一旦过去之后，要把这些月份和它们向我们说明的问题忘掉是同样容易的。仅仅在一刹那间我告诉自己，我熟悉五月就像熟悉乘法表一样，并且我能够通过一场关于五月的花卉、这些花卉的样子和它们的顺序的考试。今天我能够满怀信心地断言：金凤花有五个花瓣（或许是六个？上个星期我是知道得很肯定的）。但明年我将很可能忘记了我的算术，并且可能得再学习一次以免把金凤花同白屈菜混淆起来。再一次我将通过一个陌生人的眼睛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花园，美丽如画的田野将出乎意料地使我大吃一惊。我将发现自己在问自己，宣称雨燕（那只黑色的被夸大了的燕子；然而，可又是蜂鸟的亲属）永远不落下来栖息。哪怕是在一个鸟窝上也不落下，而是在夜间消逝在高空的是科学呢还是无知。我将带着新的惊讶了解到唱歌的布谷鸟是雄的而不是雌的。我也许要再学习一遍以免把狗筋曼叫做野天竺葵，也许要再学习一遍去重新发现秦皮树在树木的成规中是来得早的还是来得晚的。一位当代的英国小说家曾经有一次被外国人问到，在英国，最重要的庄稼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黑麦。”像这样的完全的无知，在我看来似乎带有豪言壮语的味道；但是，即使是不识字的人的无知也是巨大的。使用电话机的普通人解释不了电话机是怎样工作的。他把电话、火车、铸造排字机、飞机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正像我们的祖先把福音书中的奇迹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一样。对这些东西，他既不怀疑也不理解。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只是调查了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事实并把这些事实变成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以外的知识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华而不实的东西。然而我们还是经常对我们的无知作出反应，加以反对的。我们不时地唤起自己并思考。我们喜欢对什么事情都思考——思考死后的生活或思考那些像据说曾经使亚里斯多德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从中午到子夜打喷嚏是好的，但从半夜到中午打喷嚏则是不吉利的”——人类感受过的最大欢乐之一是：迅速逃到无知中去追求知识。无知的巨大乐趣，归根结底，是提问题的乐趣。已经失去了这种乐趣的人或已经用这种乐趣去换取教条的乐趣（这就是回答问题的乐趣）的人，已经在开始僵化。人们羡慕像乔伊特那样爱一问到底的人，他在六十岁之后还坐下来学习生理学。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到达他这个年龄以前很久就已经失去了无知感。我们甚至对我们像松鼠那样积攒的一点知识感到自负，并把不断增长的年龄本身看作是无所不知的源泉。我们忘记了苏格拉底之所以以智慧闻名于世并不是因为他无所不知而是因为他七十岁的时候认识到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刘新彝 译）

## 人生

〔英〕劳伦斯

劳伦斯（1885—1930），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出生于诺丁汉一个矿工家庭。有40多部著述，以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热恋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成就最高。

在世界的开端和末日之间出现了人。人既不是创世者又不是被创者。但他是创造的核心。一方面，他拥有产生一切创造物的根本未知数。另一方面，又拥有整个已创造的宇宙，甚至拥有那个有极限的精神世界。但在两者之间，人是十分独特的。人就是最完美的创造本身。

人在喧闹、不完善和未雕琢的状态下诞生，是个婴儿，幼孩，一个既不成熟，又未定型的产物。他生来的目的是要变得完善，以致最后臻于完美，成为纯洁而不能缓解的生灵，就像白天和黑夜之间的星星，披露着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起源亦没有末日的世界。那儿的造物主纯乎其纯，完美得超过造物主，胜过任何已创造出来的物质。生超越生，死超越死，生死交融，又超越生死。

人一旦进入自我，便超越了生，超越了死，两者都达到了完美的地步。这时候，他便能听懂鸟的歌唱，蛇的静寂。

然而，人无法创造自己，也达不到被创之物的顶峰。他始终徘徊于无处，直至能进入另一个完美的世界；但他不是不能创造自己，也无法达到被创之物完美的恒止状态。为什么非要达到不可呢？既然他已经超越了创造和被创造的状态。

人处于开端和末日之间，创世者和被创造者之间。人介于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之中途，既兼而有之，又超越各自。

人始终被往回拖。他不可能创造自己，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他只能委身于创世主，屈从于创造一切的根本未知数。每时每刻，我们都像一种均衡的火焰从这个根本的未知数中释放出来。我们不能自我容纳，也不能自我完成，每时每刻我们都从未知中衍生出来。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最高真理。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基于这个根本的真理。我们是从基本的未知中衍生出来的。看我的手和脚：在这个已创造的宇宙中，我就止于这些肢体。但谁能看见我的内核，我的源泉，我从原始创造力中脱颖而出出来的内核和源泉？然而，每时每刻我在我心灵的烛芯上燃烧，纯洁而超然，就像那在蜡烛上闪耀的火苗，均衡而稳健，犹如肉体被点燃，燃烧于初始未知的冥冥黑暗与来世最后的黑暗之间。其间，便是被创造和完成的一切物质。

我们像火焰一样，在两种黑暗之间闪烁，即开端的黑暗和末日的黑暗。我们从未知中来，复又归入未知。但是，对我们来说，开端并不是结束，两者是根本不同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两种未知之间如纯火一般地燃烧。我们命中注定要在完美的世界，即纯创造的世界里得到满足。我们必须在完美的另一个超验的世界里诞生，在生与死的结合中达到尽善尽美。

我转过脸。这是一张双目失明但仍能感知的脸。犹如一个瞎子把脸朝向太阳，我把脸朝向未知——起源的未知。就像一个盲人抬头仰望太阳，我感到从创造源中冒出的一股甘甜，流入我的心田。眼不能见，永远瞎着，但却能感知。我接受了这件礼物。我知道，我是具有创造力的未知的入口处。就像一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阳光，并在阳光下成长的种子，我敞开心扉，迎来伟大的原始创造力的无形温暖，并开始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便是人生的法则。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起源，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怎样才具有目前的形状和存在。但我们可能知道那生动的未知，让我们感受到的未知是怎样通过精神和肉体的通道进入我们体内的。谁来了？我们半夜听见在门外的是什么？谁敲门了？谁又敲了一下？谁打开了那令人痛苦的大门？

然后，注意，在我们体内出现了新的东西，我们眨眨眼睛，却看不见。我们高举以往理喻之灯，用我们已有的知识之光照亮了这个人。然后，

我们终于接受了这个新来者，他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

人生就是如此。我们怎么会成为新人？我们怎么会变化、发展？这种新意和未来的存在又是从何处进入我们体内的？我们身上增添了些什麼新成分，它又是怎样才获得通过的？

从未知中，从一切创造的产地——根本的未知那儿来了一位客人。是我们叫它来的吗？召唤过这新的存在吗？我们命令过要重新创造自己，以达到新的完美吗？没有。没有，那命令不是我们下的。我们不是由自己创造的。但是，从那未知，从那外部世界的冥冥黑暗，这陌生而新奇的人物跨过我们的门槛，在我们身上安顿下来。它不来自我们自身，不是的，而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未知。

这就是人存在的第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不靠我们自己。谁能说，我将从我那里带来新的我？不是我自己，而是那在我体内有通道的未知。

那么，未知又是怎么进入我的呢？未知所以能进入，就因为在我活着时，我从来不封闭自己，从不把自己孤立起来。我只不过是通过创造的辉煌转换，把一种未知传导为另一种未知的火焰。我只不过是通过完美存在的变形，把我起源的未知传递给我末日的未知罢了。那么，什么是起源的未知，什么又是末日的未知呢？这我说不出来，我只知道，当我完整体现这两个未知时，它们便融为一体，达到极点，——一种完美解释的玫瑰。

我起源的未知是通过精神进入我身的。起先，我的精神惴惴不安，坐卧不宁。深更半夜时，它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谁来了？呵，让新来者进来吧，让他进来吧。在精神方面，我一直很孤独，没有活力。我等待新来者。我的精神却悲伤得要命，十分惧怕新来的那个人。但同时，也有一种紧张的期待。我期待一次访问，一个新来者。因为，呵！我很自负，孤独，乏味。然而，我的精神仍然很警觉，十分微妙地盼望着，等待新来者的访问。事情总会发生，陌生人总会来的。

我聆听着，我在精神里聆听着。从未知那边传来许多纷杂的声音。能肯定那一定是脚步声吗？我匆忙打开门。啊哈，门外没有人。我必须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那个陌生人。一切都由不得我，一切都不会自己发生。想到此，我抑制住自己的不耐烦，学着去等待，去观察。

终于，在我的渴望和困乏之中，门开了，门外站着那个陌生人。啊，到底来了！啊，多快活！我身上有了新的创造，啊，多美啊！啊，快乐中的快乐！我从未知中产生，又增加了新的未知。我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力量的源泉。我成了存在的一种新的成就，创造的一种新的满足，一种新的玫瑰，地球上新的天堂。

这就是我们诞生的故事，除此之外，别无它路。我的灵魂必须有耐心，去忍耐，去等待。最重要的，我必须在灵魂中说：我在等待未知，因为我不能利用自己的任何东西。我等待未知，从未知中将产生我新的开端。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那不可战胜的信念，我的等待。我就像森林边上的一座小房子。从森林的未知的黑暗之中，在起源的永恒的黑夜里，那创造的幽灵正悄悄地朝我走来。我必须保持自己窗前的光闪闪发亮，否则那精神又怎么看得见我的屋子？如果我的屋子处在睡眠或害怕的黑暗中，天使便会从房子边上走过。最主要的，我不能害怕，必须观察和等待。就像一个寻找太阳的盲人，我必须抬起头，面对太空未知的黑暗，等待太阳光照耀在我的身上。

这是创造性勇气的问题。如果我蹲伏在一堆煤火前面，那是于事无补的。这决不会使我通过。

一旦新事物从源泉中进入我的精神，我就会高兴起来。没有人，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再度陷入痛苦。因为我注定将获得新的满足，我因为一种新的、刚刚出现的完善而变得更丰富。如今，我不再无精打采地在门口徘徊，寻找能拼凑我生命的材料。配额已经分下在我体内，我可以开始了。满足的玫瑰已经扎根在我的心里，它最终将在绝对的天空中放射出奇异的光辉。只要它在我体内孕育，一切艰辛都是快乐。如果我已在那看不见的创造的玫瑰里发芽，那么，阵痛、生育对我又算得了什么？那不过是阵阵新的、奇特的欢乐。我的心只会像星星一样，永远快乐无比。我的心是一颗生动的、颤抖的星星，它终将慢慢地煽起火焰，获得创造，产生玫瑰中的玫瑰。

我应该去何处朝拜，投靠何处？投靠未知，只能投靠示知——那神圣之灵。我等待开端的到来，等待那伟大而富有创造力的未知来注意我，通知我。这就是我的快乐，我的欣慰。同时，我将再度寻找末日的未知，那最后的、将我纳入终端的黑暗。

我害怕那朝我走来、富有创造力的陌生的未知吗？我怕，但只是以一种痛苦和无言的快乐而害怕。我怕那死神无形的黑手把我拖进黑暗，一朵朵地摘取我生命之树上的花朵，使之进入我来世的未知之中吗？我怕，但只是以一种报复和奇特的满足而害怕。因为这是我最后的满足，一朵朵地被摘取，一生都是如此，直至最终纳入未知的终端——我的末日。

（姚暨荣 译）

## 论闲逸

〔法〕蒙田

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散文家。生于波尔多的一个新贵族之家。有《随笔集》3卷，107篇，对法、英散文随笔的发展，影响颇大。

正如我们看见的旷地，如果是肥沃的，必定丛生着各色各样的无用的野草。想好好利用它，得先要把它清理及散播好的种子；又如我们看见的妇人，如果任她们自己，只能产生不成形的肉块，必定施以良种，然后能得到自然的好的后嗣；心灵亦然，倘若没有一定的主意占据着它，把它约束范围住，它必定无目标地到处漂流，入于幻想的空泛境域里。

正如铜瓶里颤动着的水光，  
反映太阳或月亮的晶明影像，  
随处飞升，随处飘荡，  
飘荡到长空与天花板上。

——维琪尔

无论什么幻梦与痴想都可以在这种不安的情况里产生。

他们虚构无数的妖魔，  
无异病者的噩梦。

——贺拉斯

灵魂如果没有确定的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因为，俗语说得好，无所不在等于无所在。

四处为家的人无处有家。

——马尔施亚

我最近隐居家里，决意在可能的范围内，不理旁事，优游闲逸以度这短促的余生：似乎对我的心灵没有更大的恩惠，除了让它在闲暇里款待自己，逗留和安居在它自己身上。我希望它今后会毫无困难地这样做去，因为它已与日俱增地变为更坚定更成熟了。

但我总觉得闲逸使心灵飘忽，

——鲁建

而在另一方面呢？与无羁的马一般，它为自己跑比为别人跑快百倍，因而便产生了无数的妖魔与怪物，无次序，无目的，一个两个接踵而来。为要可以优悠默索它们的离奇不经，我已开始把它们一一写下来，希望日后用它们来羞它。

（梁宗岱 黄建华 译）

### 热爱生命

〔法〕蒙田

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吧，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作是“消磨光阴”，而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意去“度”，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去“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度日”、“消磨时光”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贱物似的。至于我，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我觉得它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

糊涂人的一生活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

不过，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因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

（梁宗岱 黄建华 译）

### 要生活得写意

〔法〕蒙田



跳舞的时候我便跳舞，睡觉的时候我就睡觉。即便我一人在幽美的花园中散步，倘若我的思绪一时转到与散步无关的事物上去，我也会很快将思绪收回，令其想想花园，寻味独处的愉悦，思量一下我自己。天性促使我们为自身需要而进行活动，这种活动也就给我们带来愉快。慈母般的天性是顾及这一点的。它推动我们去满足理性与欲望的需要。打破它的规矩就违背情理了。

我知道恺撒与亚力山大就在活动最繁忙的时候，仍然充分享受自然的、也就是必需的、正当的生活乐趣。我想指出，这不是要使精神松懈、而是使之增强，因为要让激烈的活动、艰苦的思索服从于日常生活习惯，那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的。他们认为，享受生活乐趣是自己正常的活动，而战事才是非常的活动。他们持这种看法是明智的。我们倒是些大傻瓜。我们说：“他一辈子一事无成。”或者说：“我今天什么事也没有做……”怎么！您不是生活过来了吗？这不仅是最基本的活动，而且也是我们的诸活动中最有光彩的。“如果我能够处理重大的事情，我本可以表现出我的才能。”您懂得考虑自己的生活，懂得去安排它吧？那您就做了最重要的事情了。天性的表露与发挥作用，无需异常的境遇。它在各个方面乃至在暗中也都表现出来，无异于在不设幕的舞台上一样。我们的责任是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而不是去编书；是使我们的举止井然有序，而不是去打仗，去扩张领地。我们最豪迈、最光荣的事业乃是生活得写意，一切其他事情，执政、致富、建造产业，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这一事业的点缀和从属品。

（梁宗岱 黄建华 译）

## 多少回我成非我

〔法〕蒙田

生命逐渐消逝的人是得到上帝的恩典的。这是暮年的唯一善报。这样，辞世时就不会感到死之重大与凶虐了。死亡夺去的不过是半个人或四分之一个人而已。喏，我刚才掉了一只牙，不费力气，毫无痛苦。这便是自然的死亡期限已至。我本人的某一部分以至好几部分已经死去，虽然我身强体壮的时候，那些部分都非常活跃，而且也都十分重要。就这样，我慢慢消逝，我不复是我本人了。

说实在的，当我想到死的时候，我感到最大的安慰便是：我的死会属于正常的、自然的死亡；今后在这方面我对命运再不必祈求格外的恩惠。世人喜欢称说从前如何如何：身材比现在高啦，寿命也长得多啦。梭伦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却认定当时人的寿命最高不超过七十岁。我嘛，我非常欣赏古人在各方面的“居中”态度，他们认为合乎中庸才称得上完美。既然如此，我哪敢奢望长命百岁，超乎常人呢？一切违反自然进程的事物都可能带来不利，而举凡顺乎自然的事物总会给人带来愉快。“凡合乎自然者便应算是好事。”柏拉图因此说道：“由于受伤或疾病致死才能叫暴毙，因年事高而带来的死亡最轻松不过，也许还是令人愉快的哩。”

少年殒命，兰摧玉折，  
老者故世，果熟离枝。

死亡和生命始终掺和在一起，不可分离。死亡未至，我们已渐趋衰老，

而我们还在蓬勃生长的阶段，衰老即已开始。我存有一些本人的肖像，那是在我二十五岁、三十五岁的时候画的。我拿来和今天的肖像对比；多少回我不再是原来的我啊！我现在的面容和当时的面容相比差别极大，那恐怕要比我将来死时的面容的差别还要大哩！

（梁宗岱 黄建华 译）

## 人是能够思想的芦苇

〔法〕帕斯卡尔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毕生潜心学术和宗教哲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思想录》、《几何学的精神》等。

思想形成人的伟大。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的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

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

思想——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因此，思想由于它的本性，就是一种可惊叹的、无与伦比的东西。它一定得具有出奇的缺点才能为人所蔑视；然而它又确实具有，所以再没有比这更加荒唐可笑的事了。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何等地伟大啊！思想又由于它的缺点是何等地卑贱啊！

然而，这种思想又是什么呢？它是何等地愚蠢啊！

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

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

这一切的可悲其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它是一位伟大君主的可悲是一个失了位的国王的可悲。

我们没有感觉就不会可悲；一栋破房子就不会可悲。只有人才会可悲。  
Ego vir videns.

人的伟大——我们对于人的灵魂具有一种如此伟大的观念，以致我们不能忍受它受人蔑视，或不受别的灵魂尊敬；而人的全部的幸福就在于这种尊敬。

人的伟大——人的伟大是那样地显而易见，甚至于从他的可悲里也可以得出这一点来。因为在动物是天性的东西，我们于人则称之为可悲；由此我

们便可以认识到，人的天性现在既然有似于动物的天性，那末他就是从一种为他自己一度所固有的更美好的天性里面堕落下来的。

因为，若不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有谁会由于自己不是国王就觉得自己不幸呢？人们会觉得保罗·哀米利乌斯不再任执政官就不幸了吗？正相反，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已经担任过了执政官乃是幸福的，因为他的情况就是不得永远担任执政官。然而人们觉得柏修斯不再作国王却是如此之不幸，——因为他的情况就是永远要作国王，——以致人们对于他居然能活下去感到惊异。谁会由于自己只有一张嘴而觉得自己不幸呢？谁又会由于自己只有一只眼睛而不觉得自己不幸呢？我们也许从不曾听说过由于没有三只眼睛便感到难过的，可是若连一只眼睛都没有，那就怎么也无法慰藉了。

对立性。在已经证明了人的卑贱和伟大之后——现在就让人尊重自己的价值吧。让他热爱自己吧，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足以美好的天性；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爱自己身上的卑贱吧。让他鄙视自己吧，因为这种能力是空虚的；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鄙视这种天赋的能力。让他恨自己吧，让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获得真理，无论是永恒的真理，还是满意的真理。

因此，我要引人竭力寻找真理并准备摆脱感情而追随真理（只要他能发现真理），既然他知道自己的知识是彻底地为感情所蒙蔽；我要让他恨自身中的欲念，——欲念本身就限定了他，——以便欲念不至于使他盲目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且在他做出选择之后不至于妨碍他。（何兆武译）

### 爱情和友谊

〔法〕拉布吕耶尔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生于巴黎一个小资产者家庭。一生独身，潜心著述。代表作《品格论》被认为是法国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散文名著。

在纯洁的友谊中有一种平庸之辈无法领略的情趣。

爱情是不假思索的感情，由于欲念或软弱，它猝然而生：一颦一笑使我们动情，使我们矢志不移。相反，友谊是随着时间，通过接触和长期的交往逐渐形成的。朋友间多年的默契、善意、情谊、关照和殷勤却比不上一张漂亮的面孔或一只秀美的手刹那间的魅力！

时光的流逝加强友谊，却削弱爱情。

只要爱情存在，它就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且通过那些有时表面看来似乎应该使它熄灭的东西——如任性、冲突、别离、嫉妒——继续下去。相反，友谊需要栽培。由于缺乏照料、信赖和殷勤，它可能死去。

热烈的爱情较之完美无暇的友谊更为常见。

爱情和友谊互相排斥。

经历过伟大爱情的人轻蔑友谊；而耕耘崇高友谊的人尚未为爱情贡献任何东西。

爱情以爱情开始；而最诚挚的友谊只能转变成微弱的爱情。

（程依荣译）

### 自画像

〔法〕卢梭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重要论著有《论科学与艺术》、《民约论》等，自传体作品有《忏悔录》、《漫步遐想录》等。

两种近乎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以我无法想象的方式统一在我身上：热烈的性格、奔腾的感情和缓慢凝滞的思想。似乎我的心灵和我的思想并不是属于同一个人的。比闪电更迅疾的情感攫取我的心灵，但它并不给我启示，而是使我激动，使我迷惑。我感觉一切，但我什么也不领会。我暴躁易怒，但又麻木不仁；我在冷静下来之后才能思考。令人惊讶的是，只要别人能够耐心等待，我仍然可以表现出相当可靠的直觉、洞察力，甚至敏感。“只要时间充裕，我可以写出极好的即兴诗。”但我从来不能即兴写出任何像样的文字，也不能随口讲出任何有分量的话语。在通信中我可以侃侃而谈，就像人们所说的：西班牙人下棋。在我读过的一本书里，作者叙述萨瓦公爵在从巴黎返回故乡途中回身叫道：“巴黎商人听着，我不会饶你的！”我想：“这就是我！”

这种同敏锐的感受力共在的凝滞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交谈中，即使我独自一人或者我工作时亦是如此。要把我头脑里的思想条理好，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它们在其中缓慢地运动，在其中沸腾，直至使我动感情，使我振奋，使我激动；而在这整个情感激荡的过程里，我眼前的一切是模糊的，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必须等待。这心灵的激荡不知不觉逐步平息，这混沌的一团逐渐露出端倪，每样东西各就各位，但这一切是缓慢的，而且必须经过长期间和混乱的骚动……如果我能够等待，而且能够再现那些在我头脑中浮现过的事物的美好的面貌，那么很少有作家能够超过我。

我之所以下笔艰难，原因就在这里。我的文稿字迹潦草、杂乱，而且由于反复涂改无法辨认，这就是我付出的代价的证据。我没有一份文稿不是经过四次或五次缮写才送去付印的。面对桌子和纸张，我无法提笔写出任何东西，只是在漫步中、在林壑间、在夜深人静时，我才能在头脑中创作；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完全没有文字记忆力、一辈子不会背诵六行诗句的人来说，可以想象我写作起来是何等缓慢。我有些音调和谐的长句子在见诸文字之前，曾经一连五六个夜晚在我头脑中反复斟酌。我之所以更擅长写那些需要雕琢的作品，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就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写一封信，我也要付出几个小时的辛劳；或者，如果我要记述一件我刚才经历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开头也不知道怎么结尾；我的信是连篇的废话，读起来令人费解。

我不仅拙于表达思想，而且甚至难以形成看法。我对人进行过研究，并且自认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然而我对眼前的东西丝毫不能领悟，我只能洞察那些回忆起来的東西，而且我的理智只存在于我对往事的回顾之中。对于人们当我的面所讲的一切、所做的一切、发生的一切，我毫无感觉，我茫然不解。给我印象的仅仅是外部的征象。这一切在我脑海中有时重新浮现：我记住了地点、时间、声调、目光、动作、环境，一切又都历历在目。这时，根据人们的行为或言谈，我竟能够洞悉人们的思想，而且极少弄错。

既然我独处时无法主宰自己的思想，人们可以想见在交谈中我是什么模样。为了说话得体，必须同时而且立即考虑许多因素。礼仪那么繁琐，而我终不免有所疏忽，这就足以使我望而却步了。我甚至无法理解人们怎么敢当

着众人讲话：因为每词每句都要考虑所有的在场者；必须了解所有人的性格，知道他们的经历，才有把握不讲出什么得罪人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面对面交谈更令人尴尬，因为不停地讲话是一种需要：对方讲话必须应答，对方沉默时又必须使谈话重新活跃起来。这种无法忍受的拘谨已经足以使我对社交生活失去兴趣；无话找话说就必然说废话，这是令人厌烦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我身上看到的、而归咎于其实我并没有的孤僻性格的许多异乎寻常的举动。如果我不确信我在社交生活中的形象非但于己不利，而且同我本来的面目截然不同，我可能同别人一样也会喜欢社交生活的。投身写作并且躲藏起来，这于我是最恰当的选择。

（程依荣 译）

### 悼念乔治·桑

〔法〕雨果

雨果（1802—1885），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卓越的小说家和戏剧家。生于法国东部的贝藏松。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

我为一位死者哭泣，我向这位不朽者致敬。

昔日我曾爱慕过她，钦佩过她，崇敬过她，而今，在死神带来的庄严肃穆之中，我出神地凝视着她。

我祝贺她，因为她所做的是伟大的；我感激她，因为她所做的是美好的。我记得，曾经有一天，我给她写过这样的话：“感谢您，您的灵魂是如此伟大。”

难道说我们真的失去她了吗？

不。

那些高大的身影虽然与世长辞，然而他们并未真正消失。远非如此，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自我完成。他们在某种形式下消失了，但是在另一种形式中犹然可见。这真是崇高的变容。

人类的躯体乃是一种遮掩。它能将神化的真正面貌——思想——遮掩起来。乔治·桑就是一种思想，她从肉体中超脱出来，自由自在，虽死犹生，永垂不朽。啊，自由的女神！

乔治·桑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的伟人都是男子，唯独她是伟大的女性。

在本世纪，法国革命的结束与人类革命的开始都是顺乎天理的，男女平等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女性是必不可少的。妇女应该显示出，她们不仅保持天使般的禀性，而且还具有我们男子的才华。她们不仅应有强韧的力量，也要不失其温柔的禀性。乔治·桑就是这类女性的典范。

当法兰西遭到人们的凌辱时，完全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为她争光载誉。乔治·桑永远是本世纪的光荣，永远是我们法兰西的骄傲。这位荣誉等身的女性是完美无缺的。她像巴贝斯一样有着一颗伟大的心；她像巴尔扎克一样有着伟大的精神；她像拉马丁一样有着伟大的灵魂。在她身上不乏诗才。在加里波第曾创造过奇迹的时代里，乔治·桑留下了无数杰作佳品。

列举她的杰作显然是毫无必要的，重复大众的记忆又有何益？她的那些杰作的伟力概括起来就是“善良”二字。乔治·桑确实是善良的，当然她也

招来某些人的仇视。崇敬总是有它的对立面的，这就是仇恨。有人狂热崇拜，也有人恶意辱骂。仇恨与辱骂正好表现人们的反对，或者不妨说它表明了人们的赞同——反对者的叫骂往往会被后人视为一种赞美之辞。谁带桂冠谁就招打，这是一条规律，咒骂的低劣正衬出欢呼的高尚。

像乔治·桑这样的人物，可谓公开的行善者，他们离别了我们，而几乎是在离逝的同时，人们在他们留下的似乎空荡荡的位子上发现新的进步已经出现。

每当人间的伟人逝世之时，我们都听到强大的振翅搏击的响声。一种事物消失了，另一种事物降临了。

大地与苍穹都有阴晴圆缺。但是，这人间与那天上一样，消失之后就是再现。一个像火炬那样的男人或女子，在这种形式下熄灭了，在思想的形式下又复燃了。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其实是永远不会熄火。这火炬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光彩夺目，从此它组成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屹立在人类无限的光明之列，并将增添文明的光芒。健康的革命之风吹动着这支火炬，并使它成为燎原之势，越烧越旺，那神秘的吹拂熄灭了虚假的光亮，却增添了真正的光明。

劳动者离去了，但他的劳动成果留了下来。

埃德加·基内逝世了，但是他的高深的哲学却越出了他的坟墓，居高临下劝告着人们。米谢莱去世了，可在他的身后，记载着未来的史册却在高高耸起。乔治·桑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她留给我们以女权，充分显示出妇女有着不可抹煞的天才。正由于这样，革命才得以完全。让我们为死者哭泣吧，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的业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业，得益于颇可引以为豪的先驱者的英灵精神，必定会随之而来。一切真理、一切正义正在向我们走来。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振翅搏击的响声。

让我们接受这些卓绝的死者离别我们时所遗赠的一切！让我们去迎接未来！让我们在静静的沉思中，向那些伟大的离别者为我们预言将要到来的伟大女性致敬！

（姚远 译）

## 时钟

〔法〕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散文家。生于巴黎。诗作《恶之花》开创了法国近代诗歌的新时代，《巴黎的忧郁》亦是散文的经典之作。

中国人能在猫眼里看到时辰。

有一天，一个传教士在南京城外闲步着，发现自己忘记带表，于是他问一个小孩子那时是什么时候。

天国的顽童起初犹疑着；随后，他高兴起来，回答道：“我就来告诉你。”过不多久，他回转来了，怀里抱着一只很大的猫，他正面注视着它，毫不踌躇地断定：“现在还没有到正午。”他的话是没有说错的。

至于我呢，如果我向那漂亮的慧君，那名字取得那么恰当，那女性的光荣，同时又是我的心的骄傲，我的精神的芳香的慧灵，俯下身子时，不论是在夜晚，或是白天，在辉煌的阳光底下，或是暗黑的阴影里，我始终在她那对可爱的眼睛的深处，分明地瞧出时辰，一种老是相同的，渺茫的，庄严的，

和空间一样大的，没有分和秒的区别的时辰，——一种在时钟上看不出来的，静止的，却又像一口气一般轻微，一闪眼一般迅捷的时辰。

当我的眼光落在这愉快的时钟面上时，如果有什么讨厌的人来打扰我，如果有什么无礼的，没有涵养的精灵，有什么时机不好的魔鬼跑来对我说：“你这样聚精会神地在那儿瞧着什么？你在这人的眼睛里寻找什么？你在那里看到时辰吗，放荡而又怠情的人啊？”我会毫不踌躇地回答：“是啊，我看到时辰；那即是永恒！”

这不是一首确有价值的，并且和你本人一样夸大的情歌吗，太太？因为我编造这篇矫饰的媚辞时，曾经那样高兴过来，所以我绝不问你要什么来作交换。

（黎烈文 译）

## 月亮的善举

〔法〕波德莱

月亮本身就是一股变幻莫测的情潮，当你在摇篮里熟睡时，她透过窗子注视着你，自言自语道：“噢！这孩子我很喜欢。”

于是，她轻柔地走下云雾的阶梯，悄悄地穿过了玻璃。接着她怀着母亲般的温爱扑在你身上，并把她的颜色撒在你脸上。你的两只眸子还是绿色，而脸蛋儿却显得白皙。当你凝视着这来访者时，你的双眼奇特地睁大了，她却十分温柔地搂住了你的脖子，使你不再想哭了……

然而，月亮姐姐欢乐之极，她使整个屋子充满了荧光，就像一条闪闪发亮的小鱼，所有闪动的光芒都在思想、诉说：“你要永久地承受我亲吻的魔力。你会像我一样美丽，你将要爱我所爱的东西和爱我的一切：水、云、静、夜；浩瀚的蓝色大海，动荡多变的流水；你还要爱自身所不在的地方；爱你未曾相识的情人，兽形怪状的花朵，使人发狂的芳香；还要爱在钢琴上发痴的狸猫，它们像女人们那样以沙哑、温存的声音呻吟着！

“这样你就会被我的情人们所钟爱，被我的宠儿们所偏宠。你还会成为绿眼睛的人们心目中的皇后，我同样也在黑夜的爱抚下搂紧他们的脖子。还有那些热爱波浪翻卷、浩瀚无垠的大海，喜爱无形而又多形多样的流水，爱自身所不在的地方，爱未曾相识的女人们，爱像一个陌生教会里的香炉的凶花一样扰人意志的香气，以及象征他们疯狂癖的性野欲狂的动物的人们；你都会得到他们的爱。”

你这娇惯坏了的可恶的孩子，也正因为此我现在才睡在你的脚下，在你身上寻找着可怖的上帝、命定的教母、毒害人的奶妈和所有精神病者的影子。

（亚丁 译）

## 穷苦人的眼睛

〔法〕波德莱尔

什么？你要问我今天为什么会恨你吗？你当然很难弄明向，还是我来解释更容易。因为你是世界上最冷漠无情的女性！

我们曾一起度过整整一天，可那天对我来说是多么短暂。我们曾许诺说，我们俩所有的想法都属于我们俩的，我们俩的心灵从今以后只是一个。总之，

一个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美梦。然而，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梦想，那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实现过它。

那天到了晚上。你有点累了，想到街口的一家新建咖啡馆前坐一坐。那条街也是新建起来的。到处还洒着泥灰，可已经开始神气地显露出它的华丽。咖啡馆闪烁着光芒，汽灯光灿灿地用它新兴行业的特有热情燃烧着，在灯光的照耀下，四周的墙壁通明刺眼，一面面镜子反射着银光，大厅内处处装点着金银珠宝；脸蛋胖鼓鼓的侍从们手里牵着狗，太太们挑逗着落在他们手上的隼鸟，女神和仙女们头上顶着水果、点心和野味；赫柏们和加尼米德们手中擎着盛满奶茶的双耳杯，有的端着色彩斑斓的水晶托塔……所有的历史和神话都活跃在这闪射的灯光下，都用来为贪吃的人们服务了。

这时，在我们前边的马路上，站着一个约莫四十岁的人，他疲惫的脸上长着灰白的胡须，一只手领着一个小男孩，另一只手还抱着一个不能走路的小生灵。不用说，他正在作保姆，领着孩子们出来散晚步。他们虽然衣衫槛楼，神情却十分严肃，六只眼注视着这崭新的咖啡馆，共同欣赏着。只是由于年龄不同，欣赏的程度也稍有区别。

父亲的眼睛在说：“真漂亮！真漂亮！好像这可怜世界的金子都镶在这墙上了。”

男孩的眼睛在说：“真漂亮！真漂亮！可这房子只有和我们不同的人才能进去。”

至于最小的孩子的眼睛，都已经看得入迷了，只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愚蠢的快乐。

歌儿里说，愉快使人心地善良，感情温柔，这对这天晚上的我来说可是说对了。我不仅被这一家人的眼睛所感动，并且我还为那比我们的饥渴更大的酒瓶和酒杯而感到有些羞愧。我转过头来看着你的眼睛，我亲爱的，我想从中发现“我的”想法。我探测着你这对如此美丽的眸子，这双奇特的充满柔情的蓝莹莹的大眼睛，爱神在这里居住，月亮神赋予它们灵感……

可这时，你对我说：“这些人像车门似的大眼睛真使我难受，你不能请店老板把他们从这里撵走吗？”

我美丽的天使，人与人之间多么难以互相理解，思想是多么难以沟通，即使在相爱者之间！

（亚丁译）

## 论创造

〔法〕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著名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生于一个银行职员家庭。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约的·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等多种，19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生命是一张弓，那弓弦是梦想。箭手在何处呢？

我见过一些俊美的弓，用坚韧的木料制成，了无节痕，谐和秀逸如神之眉；但仍无用。

我见过一些行将震颤的弦线，在静寂中战栗着，仿佛从动荡的内脏中抽出的肠线。它们绷紧着，即将奏鸣了，……它们将射出银矢——那音符——在空气的湖面上拂起涟漪，可是它们在等待什么？终于松弛了。永远没有人



听到乐声了。

震颤沉寂，箭枝纷散；

箭手何时来捻弓呢？

他很早就来把弓搭在我的梦想上。我几乎记不起何时我曾躲过他。只有神知道我怎样地梦想！我的一生是一首梦。我梦着我的爱，我的行动和我的思想。在晚上，当我无眠时；在白天，当我白日幻想时，我心灵中的谢海莱莎特就解开了纺纱竿；她在急于讲故事时，把她梦想的线索搅乱了。我的弓跌到了纺纱竿一面。那箭手，我的主人，睡着了。但即使在睡眠中，他也不放松我。我挨近他躺着；我像那把弓，感到他的手放在我光滑的木杆上；那只丰美的手、那些修长而柔软的手指，它们用纤嫩的肌肤抚弄着在黑夜中奏鸣的一根弦线。我使自己的颤动溶入他身体的颤动中，我战栗着，等候苏醒的瞬间，那时神圣的简明手就会把我搂入他怀抱里。

所有我们这些有生命的人都在他掌中；灵智与身体、人，兽，元素——水与火——气流与树脂——一切有生之物……

生存何足道！要生活，就必须行动。您在何处，primsmovens？我在向您呼吁，箭手！生命之弓在您脚下阑珊地横着。俯下身来，拣起我吧！把箭搭在我的弓弦上，射吧！

我的箭如飘忽的羽翼，嗖地飞去了；那箭手把手掷回来，搁在肩头，一面注视着向远方消失的飞矢；而渐渐的，已经射过的弓弦也由震颤而归于凝止。

神秘的发泄！谁能解释呢？一切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在于创造的刺激。

万物都在期待着这刺激的状态中生活着。我常观察我们那些小同胞，那些兽类与植物奇异的睡眠——那些禁锢在茎衣中的树木、做梦的反刍动物、梦游的马、终身懵懵懂懂的生物。而我在他们身上却感到一种不自觉的智慧，其中不无一些悒郁的微光，显出思想快形成了：

“究竟什么时候才行动呢？”

微光隐没。他们又入睡了，疲倦而听天由命……

“还没到时候呐。”

我们必须等待。

我们一直等待着，我们这些人类。时候毕竟到了。

可是对于某些人，创造的使者只站在门口。对于另一些人，他却进去了。他用脚碰碰他们：

“醒来！前进！”

我们一跃而起。咱们走！

我创造，所以我生存。生命的第一个行动是创造的行动，一个新生的男孩刚从母亲子宫里冒出来时，就立刻洒下几滴精液。一切都是种子；身体和心灵均如此。每一种健全的思想是一颗植物种子的包壳，传播着输送生命的花粉。造物主不是一个劳作了六天而在安息日上休憩的有组织的工人。安息日就是主日，那伟大的创造日。造物主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日子。如果他停业创造，即使是一刹那，他也会死去。因为“空虚”会张开两颚等着他。……颚骨，吞下吧，别作声！巨大的播种者散布着种子，仿佛流泻的阳光；而每一颗洒下来的渺小种子就像另一个太阳。倾泻吧，未来的收获，无论肉体或精神的！精神或肉体，反正都是同样的生命之源泉。“我的不朽的女儿，刘

克屈拉和曼蒂尼亚……”我产生我的思想和行动，作为我身体的果实……永远把血肉赋予文字……这是我的葡萄汁，正如收获葡萄的工人在大桶中用脚踩出的一样。

因此，我一直创造着……

(孙梁译)

## 论健康

[德]叔本华

叔本华(1788—1860)，德国著名哲学家。生于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一个商人家庭。其哲学论著为近代西方的唯意志论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能够促使心情愉快的不是财富，而是健康。我们不是常在下层阶级——劳动阶级，特别是工作在野外的人们脸上找到愉快满足的表情吗？而那些富有的上层人士不常是愁容满面，满怀苦恼吗？所以我们当尽力维护健康，唯有健康方能绽放愉悦的花朵。至于如何维护健康实在也无需我来指明——避免任何种类的过度放纵和动荡不安的情绪，但也不要太抑制自己，要经常做户外运动、冷水浴以及遵守卫生原则。没有适度的日常运动，便不可能永远健康，生命过程便是依赖体内的各种器官的不停运动，运动的结果不仅影响到有关身体各部分也影响了全身。亚里斯多德说：“生命便是运动。”运动也的确是生命的本质。有机体的所有部分都一刻不停地迅速运动着。比如说，心脏在一收一张间有力而不息地跳动，每跳二十八次便把所有的血液由动脉送到静脉再分布到身体各处的微细血管中。肺像个蒸汽引擎无休止的膨胀、收缩。内脏也总在蠕动工作着。各种腺体不断地吸收再分泌激素。甚至于脑也随着脉搏的跳动和我们的呼吸而运动着。世上有无数的人注定要从事坐办公室的工作，他们无法经常运动，体内的骚动和体外的静止无法调和，必然产生显著的对立。本来体内的运动也需要适度的体外运动来平衡，否则就会产生情绪的困扰。大树要繁盛荣茂也须风来吹动。人的体外运动须与体内运动平衡，此点尤为重要。

幸福系之于人的精神，精神的好坏又与健康息息相关。这只要想想我们对同样的外界环境和事件，在健康强壮时和缠绵病榻时的看法及感受如何不同，即可看出。使我们幸福或不幸福的，并非客观事件，而是那些事件给予我们的影响和我们对它的看法。就像伊皮泰特斯所说：“人们不受事物影响，却受他们对事物看法的影响。”一般说来，人的幸福十之八九有赖健康的身心。有了健康，每件事都是令人快乐的；失掉健康就失掉了快乐。即使人具有伟大的心灵，快活乐观的气质，也会因健康的丧失而黯然失色，甚至变质，所以当两人见面时，我们首先便问候对方的健康情形，相互祝福身体康泰，因为健康实在是成就人类幸福最重要的成分。只有愚昧的人才会为了其他的幸福牺牲健康。不管其他幸福是功、名、利、禄、学识，还是过眼烟云似的感官享受，世间没有任何事比健康来得更重要了。

(杜其传译)

## 我的灵魂

[德]尼采

尼采(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诗人。出生于一个新教牧师家

庭。权力意志论者。主要论著有《悲剧的诞生》、《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等。

哦，我的灵魂哟，我夺去了你的屈服，叩头，和投降；我自己给你以这名称“需要之枢纽”和“命运”。

哦，我的灵魂哟，我给你以新名称和光辉灿烂的玩具，我叫你为“命运”，为“循环之循环”，为“时间之时间”，为“蔚蓝的钟”！

哦，我的灵魂哟，我给你一切智慧的饮料，一切新酒，一切记不清年代的智慧之烈酒。

哦，我的灵魂哟，我倾泄一切太阳，一切的夜，一切的沉默和一切的渴望在你身上。——于是我见你繁茂如同葡萄藤！

哦，我的灵魂哟，现在你生长起来，丰富而沉重，如同长满了甜熟葡萄的藤！

为幸福所充满，你在过盛的丰裕中期待，但仍愧报于你的期待。

哦，我的灵魂哟，再没有比你更仁爱，更丰满，和更博大的灵魂！过去和未来之交汇，还有比你更切近的地方吗？

哦，我的灵魂哟，我已给你一切，现在我的两手已空无一物！现在你微笑而忧郁地对我说：“我们中谁当受感谢呢？”

给与者不是因为接受者已接受而应当感谢吗？赠贻不就是一种需要吗？接受不就是慈悲吗？

哦，我的灵魂哟，我懂得了你的忧郁之微笑：现在你的过盛的丰裕张开了渴望的双手了！

你的丰裕眺望着暴怒的大海，寻觅而且期待；过盛的丰裕之渴望从你微笑的眼光向天空中游荡。

真的，哦，我的灵魂哟，谁能看见你的微笑而不流泪？在你的过盛的慈爱的微笑中，天使们也会流泪。

你的慈爱，你的过盛的慈爱，不会悲哀，也不啜泣；哦，我的灵魂哟，但你的微笑渴望着眼泪，你的微颤的嘴唇渴望着呜咽。

“一切的啜泣不都是怀怨吗？一切的怀怨不都是控诉吗？”你如是对自己说，哦，我的灵魂哟，因此你宁肯微笑而不倾泻尽你的悲哀。

不在进涌的眼泪中倾泻尽所有关于你的丰满之悲哀，所有关于葡萄的收获者和收获刀之渴望！

哦，我的灵魂哟！你不啜泣，也不要眼泪之中倾泻了你的紫色的悲哀，甚至于你不能不唱歌！看哪！我自己笑了，我对你说着这预言：

你不能不高声地唱歌，直到一切大海都平静地倾听着你的渴望；直到在平静而渴望的海上，小舟飘动了，这金色的奇迹，在金光的周围一切善恶和奇异的东西跳舞着。

哦，我的灵魂哟，这无名者就是你的伟大的救济者，只有未来之歌才能最先发现他的名字！真的，你的呼吸已经有着未来之歌的芳香了。

你已经在炽热地梦想，你已经焦渴地饮着一切幽深的，回响的，安慰之泉水，你的忧郁已经憩息在未来之歌的祝福里！

哦，我的灵魂哟，现在我给你一切，甚至于我的最后的一切。我给了你，我的两手已空无一物——看哪，我吩咐你唱歌，那就是我所有的最后赠礼。

我吩咐你唱歌——现在说吧，我们两人谁当受感谢？但最好还是：为我唱歌！哦，我的灵魂哟，为我唱歌，让我感谢你吧！——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尹溟译)

##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奥〕茨威格

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德语作家，生于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工厂主家庭。有《象棋的故事》等众多中短篇小说和《三位大师》等名人传记。

我那时大约二十五岁，在巴黎研究与写作。许多人都已称赞我发表过的文章，有些我自己也喜欢。但是，我心里深深感到我还能写得更好，虽然我不能断定那症结的所在。

于是，一个伟大的人给了我一个伟大的启示。那件仿佛微乎其微的事，竟成为我一生的关键。

有一晚，在比利时名作家魏尔哈仑家里，一位年长的画家慨叹着雕塑艺术的衰落。我年轻而好饶舌，热烈地反对他的意见。“就在这城里，”我说，“不是住着一个与弥盖朗琪罗媲美的雕刻家吗？罗丹的《沉思者》、《巴尔扎克》，不是同他用以雕塑他们的大理石一样永垂不朽吗？”

当我倾吐完了的时候，魏尔哈仑高兴地指指我的背。“我明天要去看罗丹，”他说，“来，一块儿去吧。凡像你这样赞美他的人都该去会他。”

我充满了喜悦，但第二天魏尔哈仑把我带到那雕刻家那里的时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在老朋友畅谈之际，我觉得我似乎是一个多余的不速之客。

但是，最伟大的人是最亲切的。我们告别时，罗丹转向我。“我想你也许愿意看看我的雕刻，”他说，“我恐怕这里简直什么也没有。可是礼拜天，你到麦东来同我一块吃饭吧。”

在罗丹朴素的别墅里，我们在一张小桌前坐下吃便饭。不久，他温和的眼睛发出的激励的凝视，他本身的淳朴，宽释了我的不安。

在他的工作室，有着大窗户的简朴的屋子，有完成的雕像，许许多多小塑样——一支胳膊，一只手，有的只是一支手指或者指节；他已动工而搁下的雕像，堆着草图的桌子，一生不断的追求与劳作的地方。

罗丹罩上了粗布工作衫，因而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工人。他在一个台架前停着。

“这是我的近作，”他说，把湿布揭开，现出一座女正身像，以粘土美好地塑成的。“这已完工了。”我想。

他退后一步，仔细看着，这身材魁梧、阔肩、白髯的老人。

但是在审视片刻之后，他低语着：“就在这肩上线条还是太粗，对不起……”

他拿起刮刀、木刀片轻轻滑过软和的粘土，给肌肉一种更柔美的光泽。他健壮的手动起来了；他的眼睛闪耀着。“还有那里……还有那里……”他又修改了一下，他走回去。他把台架转过来，含糊地吐着奇异的喉音。时而，他的眼睛高兴得发亮；时而，他的双眉苦恼地蹙着。他捏好小块的粘土，粘在像身上，刮开一些。

这样过了半点钟，一点钟……他没有再向我说过一句话。他忘掉了一切，除了他要创造的更崇高的形体的意象。他专注于他的工作，犹如在创世的太

初的上帝。最后，带着舒叹，他仍下刮刀，以一个男子把披肩披到他情人肩上那种温存关怀般地把湿布蒙着女正身像。接着，他又转身要走，那身材魁梧的老人。

在他走到门口之前，他看见了我。他凝视着，就在那时他才记起，他显然对他的失礼而惊惶。“对不起，先生，我完全把你忘记了，可是你知道……”我握着他的手，感射地紧握着。也许他已领悟我所感受到的，因为在我们走出屋子时，他微笑了，用手搀着我的肩头。

在麦东那天下午，我学得的比在学校所有的时间都多。从此，我知道凡人类的工作必须怎样做，假如那是好而又值得的。

再没有什么像亲见一个人全然忘记时间、地方与世界那样使我感动。那时，我参悟到一切艺术与伟业的奥妙——专心，完成或大或小的事业的全力集中，把易于弛散的意志贯注在一件事情上的本领。

于是，我察觉我至今在我自己的工作里所缺少的是什么——那能使人除了追求完整的意志而外把一切都忘掉的热忱，一个人一定要能够把他自己完全沉浸在他的工作里。没有——我现在才知道——别的秘诀。

### 门槛 ——梦

〔俄〕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著名作家。生于贵族家庭。是俄国自由派作家的代表人物。重要作品有《前夜》、《罗亭》、《父与子》和《猎人笔记》等。

我看一座大厦。

正墙一道狭窄的门敞开着；门外，阴沉的浓雾一片迷濛。在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个姑娘……一个俄罗斯姑娘。

那咫尺莫辨的浓雾里，寒流滚动；同时，随着冰冷的气流，从大厦里传来了缓慢的、暗哑的声音。

——呵，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等待着你的的是什么吗？

——知道，——姑娘回答说。

——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吗？

——知道。

——知道你会跟人世隔绝，完全孤零零一个人吗？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知道不仅要躲开敌人，而且要抛弃亲人，离开朋友吗？

——是的，……都可以离开他们。

——好吧。你情愿去牺牲吗？

——是的。

——去作无谓的牺牲吗？你将会死去，而且任何人……任何人都将不会知道你的名字，不会把你纪念！……

——我不需要任何感激，也不需要任何怜悯。我不需要名声。

——你情愿去犯罪吗？

姑娘低下了头……

——我准备去犯罪。  
不一会，门里边的声音又重复自己的提问。  
——你知道吗，——他终于说道，——你可能不再相信你现在信仰的东西，你可能会领悟到你是受了骗，白白地牺牲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吗？  
——这我都知道，反正我进去。  
——进来吧！  
姑娘跨进了门槛——随后，在她后边落下了沉重的门闩。  
——一个傻瓜！——有人在后边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一个圣洁的女人！——从某处却传来一声回答。

1978年5月  
(黄伟经译)

## 火花

〔俄〕柯罗连柯

柯罗连柯(1853—1921)，俄国作家。出生在乌克兰一个法官家庭。代表作有《盲音乐家》、《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很久以前，在一个漆黑的秋天的夜晚，我泛舟在西伯利亚一条阴森森的河上。船到一个转弯处，只见前面黑黢黢的山峰下面，一星火光蓦地一闪。

火光又明又亮，好像就在眼前……

“好啦，谢天谢地！”我高兴地说，“马上就过过夜的地方啦！”

船夫扭头朝身后的火光望了一眼，又不以为然地划起桨来。

“远着呢！”

我不相信他的话，因为火光冲破朦胧的夜色，明明在那儿闪烁。不过船夫是对的；事实上，火光的确还远着呢。

这些黑夜的火光的特点是：驱散黑暗，闪闪发亮，近在眼前，令人神往。乍一看，再划几个就到了……其实却还远着呢！……

我们在漆黑如墨的河上又划了很久。一个个峡谷和悬崖，迎面驶来，又向后移去，仿佛消失在茫茫的远方，而火光却依然停在前头，闪闪发亮，令人神往，——依然是这么近，又依然是那么远……

现在，无论是这条被悬崖峭壁的阴影笼罩的漆黑的河流，还是那一星明亮的火光，都经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曾有许多火光，似乎近在咫尺，个止使我一人心驰神往。可是生活之河却仍然在那阴森森的两岸之间流着，而火光也依旧非常遥远。因此，必须加劲划桨……

然而，火光啊……毕竟……毕竟就在前头！……

(张铁夫 廖子高译)

## 时钟

〔苏〕高尔基

高尔基(1868—1936)，苏联俄罗斯作家，苏联革命文学的奠基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母亲》、戏剧《底层》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滴答，滴答！

夜阑人静，独自一人谛听着钟摆在冷漠地、不停地摆动，不禁毛骨悚然：这单调而精确的声音总是一成不变地表明一点：生命在不息地运动。黑夜与睡梦笼罩着大地，万籁俱寂，只有时钟在冷冷地、响亮地计量着那逝去的分分秒秒……钟摆滴滴答答地响着，每响一声，生命就缩短一秒，即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时间中的一个微小部分，而逝去的这一秒就不再回到我们手中。这分分秒秒来自哪里？它们逝向何方？这一点谁也回答不上来……还有许多问题，其它许多更加重要的、决定着我们能否得到幸福的问题也尚未得到解答。怎样活着才能意识到自己为生活所需，怎样活着才能不丧失信念和希望，怎样活着才能使每一秒钟都不浑浑噩噩地白白流逝？无休止地走动着的时钟能回答这所有的问题吗？对此它能说些什么呢？

## 二

滴答，滴答！

世上再没有比时钟更加冷漠的东西了：在您出生的那一刻，在您尽情地摘取青春幻梦的花朵的时刻，它都是同样分秒不差地滴答着。人自生下那天起就一天天地接近死亡。而到了您在临终前暗哑地呻吟着的时候，时钟也还将枯燥而平静地计算着分分秒秒。在时钟的冷冰冰的计时声中——您仔细听听吧——有一种无所不知而又对所知的东西感到厌倦的意味。无论什么东西，什么时候，都不能使时钟为之动情或感到可贵。它是那样无动于衷，所以我们若要生活，就该为自己建造另一种充满感受、思索和行动的时钟，用它来代替这个枯燥、单调、以愁闷来扼杀心灵、带有责备意味和冷冷地滴答着的时钟。

## 三

滴答，滴答！

在时钟的不息的运动中没有静止之点，——我们能把什么称作“现在”呢？头一秒钟产生之后，第二秒随即接踵而来，把第一秒推进未知数的无底深渊……

滴答！您成为幸福的了。滴答！痛苦又犹如烈性毒药注入了您的心中。倘若您不努力用某种清新活泼的东西来充实您生命中的每一秒钟的话，这痛苦就可能伴随您一生，乃至您的有生之年的时时刻刻。忧愁是有诱惑力的；它是一种危险的优先权；有了它，我们往往就不再去寻觅别的更高、更符合人的称号的权利了。而忧愁又是如此之多，以致便宜得几乎无人问津了。所以忧愁未必值得宝贵，倒是应该用比较新颖和更有价值的东西来充实自己，不该这样吗？忧愁是贬了值的资本，不要对任何人埋怨生活吧，因为安慰之词很少能包含一个人所要追求的东西。当一个人问妨碍他生活的事物进行斗争时，生活便会比什么都更加充实，更有意义。在斗争中，苦闷无聊的时刻便会不知不觉地飞驰而去。

## 四

滴答，滴答！

人的生命短暂到了荒谬可笑的程度。该如何生活呢？一些人逃避生活，

另一些人则全心全意地献身于它。前一种人到了晚年精神贫乏而且缺少值得回忆的往事，而后一种人则在这两方面都是富有的。两种人都是要死的，倘若谁也不把自己的才智和心血无私地献给生活，那么就没有人会在死后留下什么东西……这样，在您临终之日，时钟将要冷漠地，一秒秒地计量着您弥留的时刻——滴答！而在这几秒钟里还会有新人出世，一秒钟内会有几个新人出世，而您已不复存在了！除去您那将要发散着臭气的躯体外，生活里不会留下您的任何东西。难道您的自尊心能够容忍这种只是把您抛进生活，随后又硬把您拉出去，使您身不由己地听任摆布而毫不愤慨吗？倘若您有自尊心，并由于屈从时间的暗中左右而甚感羞耻的话，那么您就在生活中留下能对您永志不忘的东西吧。想想您在生活中的作用吧，譬如，一块砖头制成了，随后它便一动不动地被砌在一幢房子里，然后又化为尘土而消失了……当一块砖头是既枯燥而又卑俗的，不是吗？您若富于理智与感情，而且想要在生活中体验到许多思想感情充盈、奋发有为的美好时刻的话，您就不要像一块砖头那样吧。

## 五

滴答，滴答！

倘若您深入地思索一下，您在时间的无限运动中是个什么角色的话，您将会由于意识到自己是那样无足轻重而十分沮丧。这种认识定会使您感到屈辱！也定会激发您的自尊，从而使您仇视把您贬低的生活，而您一定将会与它斗争。为了什么而斗争呢？当大自然剥夺了人类用四肢走路的本领时，它就授予他一根拐杖，那就是理想！从那时起，人便开始不自觉地、本能地追求着美好的事物，目标越来越高！让这种追求变为自觉的行动吧，让人们懂得，只有在对美好事物的自觉追求中才会有真正的幸福。不要埋怨自己的力量菲薄吧，什么也不要埋怨。您的牢骚所能给您的唯一东西只是精神贫乏者的怜悯和施舍。所有的人都很不幸，但是最不幸的是那些用不幸来装饰自己的人。就是这些人最希望别人关心他，而同时又最不值得别人关心。追求进步，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目的。让整个一生都在追求中度过吧，那么在这一生里必定会有许多顶顶美好的时刻。

## 六

滴答，滴答！

“一个走投无路又被你用黑暗围困着的人要那光明又有何用呢？”这是年老的约伯向上帝提出的质问。如今这种仍记得自己是上帝的孩子、是上帝照他本身的模样创造出来的、敢于像约伯那样质问上帝的人已经没有了，而且一般地说，现在人们对自己估价甚低。他们不太热爱生活，甚至也不善于自爱。与此同时，他们又非常怕死，尽管尽人皆知，谁也不免一死。凡属不可避免的就是理所当然的。须知自从有人类出世以来就一直存在死亡，应该习惯于这一点了，是时候了。对已竟事业的觉悟能消除对死亡的恐惧，走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必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滴答……一个人身后留下的只是他的事业。在他的时辰连同他的愿望一起告终以后，另一种时刻，一种严峻的、评价此人一生的时刻即将到来。

## 七



滴答，滴答！

其实，在这个矛盾重重、尔虞我诈、互相交恶的世界上一切都很简单。如若人们彼此能作深入的了解，每个人都拥有知己的话，就会更简单些。

一个人，即便他很伟大，可归根结底还是渺小的。相互了解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讲出来的比我们想到的要模糊些、欠缺些。一个人要向别人打开心扉，往往缺少足够的言语，因此许多对生活有重大意义和至关重要的想法，由于未能及时找到恰当的表达形式而无声无息地消逝了。往往一个思想产生之后很想用言词，用坚定而明确的言语表达出来……可是却找不到字眼儿。

多多重视思想吧！促进思想产生出来吧，思想永远不会辜负您的劳动。思想是无所不在的，如果您愿意，甚至在石头缝里您也会发现思想的。如果人们愿意，他们将得到一切；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将成为生活的主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奴隶。只要有生活的愿望和对自身力量的自信，那么整个一生将会是一座庄严的时钟，一座洋溢着精神力量，并以其崇高的业绩使人震惊的、伟大的时钟。

## 八

滴答，滴答！

精神强大和勇敢刚毅的人——为真理、正义与美服务的人万岁！我们往往不了解他们，因为他们是自豪的、不要求报偿的；我们往往看不见，他们是在如何心甘情愿地呕心沥血。他们用灿烂的光辉照耀着生活，甚至使盲人也见到了光明。应该让如此众多的盲人都见到光明，应该让所有人都怀着沉痛与憎恶的心情来认识他们的现实生活有多么粗鲁、不义和丑恶。作为自身愿望的主宰的人万岁！整个世界装在他的心中，人世间的一切痛苦和一切苦难藏在他的心头。生活中的凶暴与污秽、虚伪与残忍是他的死敌；他把自己的年华慷慨地付与斗争的需要，他的生活充满难以驾驭的欢乐、壮丽的义愤和豪迈的顽强精神……不怜惜自己，这是世界上最值得骄傲，最绚丽的智慧。不会怜惜自己的人万岁！只有两种生活方式：腐烂或燃烧。胆怯而贪婪的人选择前者，勇敢而胸怀博大的人选择后者；每个热爱美好事物的人都明白伟大寓于何处。

我们的生活时钟是一座空虚、枯燥的时钟，让我们不要怜惜自己，用壮丽的业绩把它填满吧，这样，我们就会度过许许多多充满了激荡身心的欢乐和灼热的自豪感的美丽时光！不会怜惜自己的人万岁！

1896年11月  
(张佩文译)

## 海燕

[苏]高尔基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它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

海鸭也在呻吟着，——它们这些海鸭啊，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崖底下……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

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

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

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

这个敏感的精灵，——它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狂风吼叫……雷声轰响……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901年3月  
(戈宝权译)

## 水滴和石头

[苏]普里什文

普里什文(1873—1954)，苏联著名散文家。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散文代表作有《大自然的日历》、《叶芹草》和《林中水滴》等。

窗下地面的冰还很硬，但和煦的阳光照一会儿，挂在屋檐的冰锥便滴下水来。每一滴水在临死时发出“我！我！我！”的声音，它的生命只有一刹那的工夫。“我！”还是痛感无能为力而发出的悲声。

但是眼看地面上的冰已被水滴出了一个小坑；冰在融化，一直到化净了，屋檐上亮晶晶的水滴还在一声声叫着。

水滴落在石头上，清楚地发出“我！”的声音。石头又大又坚硬，也许还要在这儿卧上一千年，水滴却仅仅活一瞬间。这一瞬间，不过是痛感无能为力而已。然而“水滴石穿”的道理却是千古不变，那许多的“我”汇合成了“我们”，力量之强，不仅能滴穿石头，有时还形成滚滚激流，竟把石头冲走。

(潘安荣译)

## 一瞬间

〔苏〕邦达列夫

邦达列夫（1924— ），苏联作家。生于一个职员家庭。“战壕真实派”（或译“前线一代”）的代表作家。有长篇小说《岸》、散文集《瞬间》等。

她紧偎着他，说：

“上帝啊，青春过得多么快呀！……我们彼此相爱过，还是没有爱过——这怎么能忘记呢？自从咱们相识以来有多久啦——是一个小时还是整整一辈子？”

光亮消失了，从黑洞洞的窗户外面传来夜间街道上渐渐低弱和平静下来的嘈杂声，钟表在昏暗中不急不忙地发出单调的嘀嗒声，闹钟的闹铃已经上好，规定它在早晨六点半钟起闹（他知道这一点）——这一切都已成为日常不变的事情，就像这会儿是半夜，然后是必将到来的明天早晨，接着是习惯式的起床、洗脸、做操、早饭、工作……

这时，突然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即在人的意识之外日夜转动的车轮骤然停止了转动的感觉，一下子抓住了他，并把他带到了——一个可疑的无底深渊，那里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没有黑暗，也没有光明；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供记忆。这时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形的幽灵，是一个透明物体的影子，没有大小和形状，没有过去和现在，没有生平、激情、愿望和风险，也没有个人年龄的计算。

他的整个一生被压缩成了一瞬间，并且毁灭于这一瞬间。

他不能记住自己度过的岁月、完成了的事业、实现了的希望以及青春、爱情、生儿育女和健康之乐（这些过去的岁月突然消失了，沉没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他也不能设想未来——这种感觉，不是很像孤立于无垠宇宙之中，并且注定要消失在宇宙黑暗空间里的一粒尘砂的感觉吗？

而这毕竟不是一粒尘砂的一瞬间，而是一个渐近老境的人的一瞬间，是极度疲劳的时刻，这时他发觉和明白了，不幸的一瞬间就是打开通向老年和孤独的空虚大门的现在。他开始难过地可怜起自己，也可怜她，可怜他一贯不顾一切地爱着的女人，他同她一直过日子并分担生活中的一切——如果没有她，他不能想象自己在人间的存在。于是他想，如果是她这样一个向来沉着的人都谈到了年华的流逝，那么损失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时间了。

他用冷冷的嘴唇亲吻了她一下，低声祝愿一句老话：“亲爱的，晚安！”

他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轻轻地呼吸。他感到可怕，因为通向自己老年深渊的大门打开的时刻，仿佛就是死亡的时刻——他的意识丧失了对青春的记忆，陷入了无所归依的惶惶。

（王子英 译 李辉凡 校）

## 论智慧

〔古罗马〕塞内加

塞内加（约前 4—65），古罗马哲学家、悲剧作家、政治活动家。一生著述甚丰，有自然科学著作 7 卷，悲剧 9 部和哲学通信 124 封等。

通过一生的观察，我发现我们祖先习惯于在书信的开头写上这样一句

话：“相信你收到此信时，你的身体同我发出它时一样健康。”我们现在则有很好的理由这样说：“相信你收到此信时正在追求智慧。”因为智慧和健康所指的正是同一个意思，没有智慧，头脑就不健全，不管肉体多么健壮，却只有狂人或神经质的人所有的那种力量。因此你必须首先关心这种有智慧的健康。当然也一定要注意别的方面的健康，但要认识到，那都是第二位的。如果你所要求的一切就只是良好的健康，那你并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因为，我亲爱的吕西里阿，把时间耗费在训练臂力、扩张颈肩和提高肺活量上，那是很愚蠢的，决不是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做的事。即使多吃多餐产生了满意的结果，使你的肌肉大量增加，你的力气和重量也仍然比不上一头大公牛。况且体重过大会压迫精神，使精神变得迟钝起来。所以要把体重保持在尽可能小的限度以内，以便精神得到最大的发展。从事体育训练的人还必须忍受许多使人厌恶的东西。首先，这种训练有些是十分辛苦的，常常使人筋疲力竭，再不能集中精力从事要求更高的学习活动。其次，进行训练时吃得很多，这会使智力活动的灵敏性大为降低。还有，这种训练需要招雇那些最差的奴隶作教练，而这种人是只知道梳妆打扮和酗酒作乐的，他们度过的理想的一天就是先出一身大汗，然后放肆喝酒，最好是在腹中干渴之时灌下。狂饮和出汗——这正是消化不良的人的生活啊！也有些训练项目费时不多又简单易学，进行不多久就使身体疲劳，所以可以节约时间。跑步、打秋千和跳跃——跳高或跳远，或者战神牧师们所热衷的那种跳法，用颇带几分失敬的话来说，就是洗衣妇们最喜欢的那种跳法——就是这种项目，你随便选择一种进行训练好了。但无论选择哪一种，都要立即从肉体返回到精神。日复一日地坚持练下去吧，只有活动适量才能保持训练的热情和提高运动的技能。这是一种不受天气冷热影响，即使老年也能进行的运动形式。致力于一种有价值的、时间的流逝将使它更趋完善的事业吧。

我并未要你时刻埋头读书或伏案写作，因为头脑也是需要休息的。但让头脑休息是为了它能重新振作起来，而不是要它松弛下去，直至完全涣散崩溃。人在乘车旅行的时候，车子只是使身体颠簸，并不妨碍心智的追求，你可以阅读，可以口授，可以演说或听人演说。走路也同样不会影响这些活动的进行。你也不要轻视发音训练，虽然我不是要你去做那种先把声音提高，然后又按照一定的度数逐渐降低的练习——要是从这里开始，你就是又在学习走路了！有一种人由于饥饿的缘故学会了某些前所未闻的职业，一旦让这种人知道了你的住处，进了你的家门，那你就是让人来调整你走路的姿势，让人来看你吃饭的时候如何动嘴。这情况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你不再能容忍他们的行为，不再轻信他们的诉说，使他们不敢再这样大胆无耻。你打算从我刚才所说的得出结论，即你应该以用力的、直接的喊叫来开始使用你的嗓子吗？事情的正常进展总是先通过各个容易的阶段，逐渐达到高级阶段的，所以即使陷入争吵的人们，开始的时候也是用商量的口气说话，只是后来才声振云霄的。决没有人一开始就激昂慷慨地呼吁“所有真诚的罗马人的帮助和支援”……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进行发音训练，而是通过它训练我们自己。

因此，我使你减少了一个不小的麻烦。我再在给你的这些恩惠上添加下面这个小小的贡献，即再赠你一句著名的希腊格言吧：“傻瓜的生活缺少感激，充满忧虑，因为它完全集中于未来。”你会问：“这是谁说的？”是前面那同一个人。你认为怎样的生活是“傻瓜的生活”呢？是巴巴的和艾西奥

的生活吗？不，他指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你们受着欲望的驱使，盲目地投入各种活动，而这些活动很可能给我们造成损害，却肯定不能带给我们以满足——如果能够使我们感到满足，那我们现在就该是很满足的了。决不要以为什么也不要就是快乐，没有一点财产就极其令人满意。所以要经常回顾一下你业已取得了的那许多成就，吕西里阿。想起那些跑到你前面去了的人时，要同时想到落后于你的人；如果你想神灵和你的生活都受到关注的地方得到赏识，那你就要想一想，你究竟较多少人更为卓越。当你已经超越自身之时，又何必去管他人呢？你要为自己规定一个你想超越也超越不了的界限，要最后告别各种欺骗性的奖赏。这种奖赏对于希望得到它的人来说，是比已经得到了的人更为宝贵的，要是其中有什么实在的东西的话，它们就会迟早给你带来充实之感，可事实上它们仅仅只是加剧企望得到它们的人的渴求之情。抛开一切浮华的只能用来炫耀和显示的东西吧。至于谈到我未来的尚不确定的命运，那么为什么我只要求命运给我这个那个，而不能要求自己不去要求这些东西呢？我究竟为什么要这些东西呢？是因为我完全忘记了人类意志薄弱的品性而企图把这些东西积蓄起来吧！我劳作的目的是什么呢？看，这一天就是我的末日——也许不是，但离末日不远了。

（赵又春 张建军 译）

## 笔记

〔意〕达·芬奇 II

达·芬奇（1452—151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坛巨匠。创作有《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不朽杰作，并写有大量的画论笔记。

能创造发明的和在自然与人类之间做翻译的人，比起那些只会背诵旁人的书本而大肆吹嘘的人，就如同一件对着镜子的东西比起它在镜子里所生的印象，一个本身是一件实在的东西，而另一个只是空幻的。那些人从自然那里得到的好处很少，只是碰巧具有人形，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就可以列在畜生一类。

许多人认为他们有理由责备我，说我的证明和某些人的权威是对立的，而这些人之得到尊敬却是由于他们缺乏经验根据的判断。他们从来不考虑到我是由简单明白的经验得到我的结论的，而经验才是真正的教师。

爱好者受到所爱好的对象的吸引，正如感官受到所感觉的对象的吸引，两者结合，就变成一体。这种结合的头一胎婴儿便是作品。如果所爱好的对象是卑鄙的，它的爱好者也就变成卑鄙的。如果结合的双方和谐一致，结果就是喜悦、愉快和心满意足。当爱好者和所爱好的对象结合为一体时，他就在那对象上得到安息；好比在哪里放下重担，就在那里得到安息。这种对象是凭我们的智力认识出来的。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发源于感觉。

欣赏——这就是为着一件事物本身而爱好它，不为旁的理由。

瞧一瞧光，注意它的美。眨一眨眼再去看它，这时你所见到的原先并不在那里，而原先在那里的已经见不到了。

人有很强的说话的能力，但是他的大部分话是空洞的，骗人的。动物只有一小点点说话的能力，但是那一小点点却是有用的，真实的。宁可少一点，准确一点，也不要大量的虚伪。

对作品进行简化的人对知识和爱好都有害处，因为对一件东西的爱好是由知识产生的，知识愈准确，爱好也就愈强烈。要达到这准确，就须对所应爱好的事物全体所由组成的每一个部分都有透彻的知识。

眼睛叫做心灵的窗子，它是知解力用来最完满最大量地欣赏自然的无限的作品的主要工具；耳朵处在其次，它就眼睛所见到的东西来听一遍，它的重要性也就在此。你们历史家、诗人或是数学家如果没有用眼睛去看过事物，你们就很难描写它们。诗人啊，如果你用笔去描述一个故事，画家用画笔把它画出来，就会更能令人满意而且也不那么难懂。你如果把绘画叫做“哑巴诗”，画家也就可以把诗人的艺术叫做“瞎子画”。究竟哪个更倒霉，是瞎子还是聋子呢？虽然在选材上诗人也有和画家的一样广阔的范围，诗人的作品却比不上绘画那样使人满意，因为诗企图用文字来再现形状、动作和景致，画家却直接用这些事物的准确的形象来再造它们。试想一下，究竟哪一个对人是更基本的，他的名字还是他的形象呢？名字随国家而变迁，形象是除死亡之后不会变迁的。

如果诗人通过耳朵来服务于知解力，画家就是通过眼睛来服务于知解力，而眼睛是更高贵的感官。

举个例来说明这一点：如果一个有才能的画家和一个诗人都用一场激烈的战斗做题材，试把这两位的作品向公众展览出，且看谁的作品吸引最多的观众，引起最多的讨论，博得最高的赞赏，产生更大的快感。毫无疑问，绘画在效用和美方面都远远胜过诗，在所产生的快感方面也是如此。试把上帝的名字写在一个地方，把他的图像就放在对面，你就会看出是名字还是图像引起更高的虔敬！

在艺术里我们可以说是上帝的孙子。如果诗所处理的是精神哲学，绘画所处理的就是自然哲学；如果诗描述心的活动，绘画就是研究身体的运动对心所生的影响；如果诗借地狱的虚构来使人惊惧，绘画就是展示同样事物在行动中，来使人惊惧。假定诗人要和画家竞赛描绘美、恐惧、穷凶极恶或是怪物的形象，假定他可以在他的范围之内任意改变事物的形状，结果更圆满的还不是画家吗？难道我们没有见过一些绘画酷肖实人实物，以至人和兽都误信以为真吗？

如果你会描写各种形状的外表，画家却会使这些形状在光和影配合之下显得活灵活现，光和影把面孔的表情都渲染出来了。在这一点上你就不能用笔去达到画家用画笔所达到的效果。

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永远把它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摄进来，前面摆着多少事物，就摄取多少形象。明知除非你有运用你的艺术对自然所造出的一切形状都能描绘（如果你不看它们，不把它们记在心里，你就办不到这一

点)的那种全能,就不配做一个好画师,所以你就应紧记在心,每逢到田野里去,须用心去看各种事物,细心看完这一件再去看另一件,把比较有价值的事物选择出来,把这些不同的事物捆在一起。

绘画涉及视觉的十个方面:明与暗,实体与色彩,形状与位置,远与近,动与静。我的这本小书就是由这十个方面交织成的,要提醒画家应该根据哪些规则,用什么方法,凭他的艺术去摹仿自然:所造出的装饰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

如果你想检查你的作品的效果是否符合事物在自然中的实际效果,你最好取一面镜子去照实物,再拿镜子里的反映和你的画比较比较,细心检查那个实物和镜子里的形象与画里的形象是否都一致,特别要研究那面镜子。应该把镜子看作向导,我说的是平面的镜子,在这种镜面范围之内,实物显得有许多类似绘画的地方,例如事物在画的水面上显得是立体,在镜子里也是如此。

一个人在画一幅画,一定要倾听任何人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一个人尽管不是一个画家,他对旁人的形状还是可以有正确的看法,可以正确地判断他是否驼背或是有一个肩膀太高或太低,他的嘴或鼻是否太大,或是有没有其它的缺点。

.....首先你应该致力于素描,把你原来在心里先构思的目的和意图变成可以眼见的形式,接着就素描斟酌加减,直到你自己满意为止;然后把一些人作为模特儿安排停当,穿着衣或是裸体,都按照你把他们怎样放在作品里的计划;要使比例和大小尺寸符合透视。这样办,你的作品就不会有哪一部分不是根据理性和自然效果的。

我认为一个画家能使他所画的人物都有一副悦人的样子,这个本领并不算小。生来没有这个本领的人也可以抓住机会勤学苦练,学得这个本领,方法如下:经常留心从许多美的面孔上选出最好的部分,判断这些面孔的美,须根据公论而不是单凭你个人的私见,因为你很容易自欺,只选和你自己的面孔有些类似的面孔,这种类似往往使你高兴;如果你丑,你就不会选美的面孔,而会选出一些丑的面孔,许多画家往往都是如此,他们所画的典型人物就像他们自己。所以我劝你选些美的面孔,把它们牢记在心。

画家如果拿旁人的作品做自己的标准或典范,他画出来的画就没有什么价值;如果努力从自然事物学习,他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罗马时代以后画家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继续不断地在互相模仿,他们的艺术就迅速地衰颓下去,一代不如一代。

接着佛罗伦萨人乔托起来了。他是在只有山羊和其它野兽居住的寂静的山区里生长起来的,直接从自然转向艺术,开始在岩石上画他所看管的山羊的运动,画乡间可以见到的一切动物的形状,经过辛苦钻研,他不仅超过了当代的画师,并且超过了前几百年所有的画师。乔托之后,艺术又衰颓下去,因为大家全都模仿现成的作品。艺术继续衰颓了几百年,一直到佛罗伦萨人托马索出来用他的完美的艺术证明了这个事实:凡是抛开自然。这个一切大画师的最高向导,而到另外地方去找标准或典范的人们都是在白费心血。对

于这些数学上的问题，我也要照样说，凡是只研究权威而不研究自然作品的人在艺术上都只配做自然的孙子，不配做自然的儿子，因为自然是一切可靠权威的最高向导。

那些指责从自然学习，而不指责也是从自然学习的那些权威的人是极端愚蠢的。

我说画家第一步就应该研究四肢和四肢是如何运用的，完成这种知识的学习以后，他第二步就应该研究人们在所处的不同情境中的动作；第三步就是作人物构图，这种构图的研究应该根据所遇情境中的自然的动作；他在街道上广场上或是田野里应该到处留心，当场用快速的线条代表身体各部，作出一些简略的画稿，例如头可以用圆圈，胳膊可以用直线或曲线来代表，身躯和两腿可以由此类推。等回到家里以后，就根据这些记录加工，作出完整的图样。

反对我的人说，为着得到经验，为着学会怎样说要画就动手画，学习的第一阶段最好是用来临摹各家大师在纸上或墙壁上所画的作品，这样才能学会画得快，并且学到好的方法。对这种反驳可以这样回答：方法要是好，它就须根据勤勉的画师的构图很好的作品；而这种画师是不多见的，所以较稳妥的办法是直接去请教自然的作品，而不去请教那些本身也是模仿自然蓝本但比蓝本却大为逊色的作品，如果采取后一条路径，就会学到一种坏方法。谁能到泉源去汲水，谁就不会从水罐里取点水喝。

（朱光潜 译）

## 美之歌

〔波斯〕萨迪

萨迪（1203—1292），波斯诗人。出生在设拉子。代表作品为哲理性叙事长诗《果园》和散文诗集《蔷薇园》。

我为爱情指出了方向，我是灵魂的佳酿，是心田的食粮。

我像一朵早晨开放的玫瑰花。摘下我的是一位姑娘，她吻了吻我，然后把我紧贴在她的胸口上。

我是幸福的宫殿，我是欢乐的源泉，我是宁静的开端。

我是那温柔的一笑，浮现在姑娘的唇边；年轻人看见，就会忘掉自己沉重的负担，他的生活就会变成甜蜜的、梦一般的草原。

我为诗人唤起灵感，我是艺术家的旅途良伴，我是音乐家忠实的教员。

我是婴儿的一双慧眼，温存的母亲看见了，她就会跪下祈祷，歌唱赞美安拉的诗篇。

我在亚当面前变成了夏娃，并且征服了他；我以女友的身份去见所罗门，把他变成了智者和诗人。

我向海伦嫣然一笑，特洛伊城就宣告失陷；我为克利奥佩屈拉女皇戴上了王冠，欢乐就笼罩了尼罗河畔。

我像命运之神：今天创造，明日就毁掉。我是安拉，让万物生长，也让万物遭到灭亡。

我比紫罗兰的呼吸还要温柔，我比暴风雨还要凶猛。

世人啊，我是真理，我是真理！也是你们所能理解的最美好的事物！



(水建馥 译)

## 园丁集 (节选)

[印] 泰戈尔

泰戈尔 (1861—1941)，印度杰出的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重要诗集有《园丁集》、《飞鸟集》、《新月集》等。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仆人

请对您的仆人开恩吧，我的女王！

女王

集会已经开过，我的仆人们都走了。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

仆人

您同别人谈过以后，就是我的时间了。

我来问有什么剩余的工作，好让您的最末一个仆人去做。

女王

在这么晚的时间你还想做什么呢？

仆人

让我做您花园里的园丁吧。

女王

这是什么傻想法呢？

仆人

我要搁下别的工作。

我把我的剑矛扔在尘土里。不要差遣我去遥远的宫廷；

不要命令我去做新的征讨。只求您让我做花园里的园丁。

女王

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仆人

为您闲散的日子服务。

我要保持您晨兴散步的草径清爽新鲜，您每一移步将有甘于就死的繁花以赞颂来欢迎您的双足。

我将在七叶树的枝间推送您的秋千，向晚的月亮将挣扎着从叶隙里吻您的衣裙。

我将在您床边的灯盏里添满香油，我将用檀香和番红花膏在您脚垫上涂画上美妙的花样。

女王

你要什么酬报呢？

仆人

只要您允许我像握着嫩柔的菡萏一般地握住您的小拳，把花串套上您的纤腕；允许我用无忧花的红汁来染您的脚底，以亲吻来拂去那偶然留在那里的尘埃。

女王

你的祈求被接受了，我的仆人，你将是我的花园里的园丁。

### 三

早晨我把网撒在海里。

我从沉黑的深渊拉出奇形奇美的东西——有些微笑般地发亮，有些眼泪般地闪光，有的晕红得像新娘的双颊。

当我携带着这一天的担负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爱正坐在园里悠闲地扯着花叶。

我沉吟了一会，就把我捞得的一切放在她的脚前，沉默地站着。

她瞥了一眼说：“这是些什么怪东西？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

我羞愧得低了头，心想：“我并没有为这些东西去奋斗，也不是从市场里买来的；这不是一些配送给她的礼物。”

整夜的工夫我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丢到街上。

早晨行路的人来了；他们把这些拾起带到远方去了。

### 九

当我在夜里独赴幽会的时候，鸟儿不叫，风儿不吹，街道两旁的房屋沉默地站立着。

是我自己的脚镯越走越响使我羞怯。

当我站在凉台上倾听他的足音，树叶不摇，河水静止像熟睡的哨兵膝上的刀剑。

是我自己的心在狂跳——我不知道怎样使它宁静。

当我爱来了，坐在我身旁，当我的身躯震颤，我的眼睫下垂，夜更深了，风吹灯灭，云片在繁星上曳过轻纱。

是我自己胸前的珍宝放出光明。我不知道怎样把它遮起。

### 十

放下你的工作吧，我的新娘。听，客人来了。

你听见没有，他在轻轻地摇动那拴门的链子？

小心不要让你的脚镯响出声音，在迎接他的时候你的脚步不要太急。

放下你的工作吧，新娘，客人在晚上来了。

不，这不是一阵阴风，新娘，不要惊惶。

这是四月夜中的满月，院里的影子是暗淡的，头上的天空是明亮的。

把轻纱遮上脸，若是你觉得需要；提着灯到门前去，若是你害怕。

不，这不是一阵阴风，新娘，不要惊惶。

若是你害羞就不必和他说话，你迎接他的时候只须站在门边。

他若问你话，若是你愿意这样做，你就沉默地低眸。

不要让你的手镯作响，当你提着灯，带他进来的时候。

不必同他说话，如果你害羞。

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么，新娘？听，客人来了。

你还没有把牛棚里的灯点起来么？

你还没有把晚祷的供筐准备好么？

你还没有在发缝中涂上鲜红的吉祥点，你还没有理过晚妆么？

呵，新娘，你没有听见，客人来了么？

放下你的工作吧！

## 十二

若是你要忙着把水瓶灌满，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湖水将回绕在你的脚边，潺潺地说出它的秘密。  
沙滩上有了欲来的雨云的阴影，云雾低垂在丛树的绿线上，像你眉上的浓发。

我深深地熟悉你脚步的韵律，它在我心中敲击。  
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如果你必须把水瓶灌满。  
如果你想懒散闲坐，让你的水瓶飘浮在水面，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草坡碧绿，野花多得数不清。  
你的思想将从你乌黑的眼眸中飞出，像鸟儿飞出窝巢。  
你的披纱将褪落到脚上。  
来吧，如果你要闲坐，到我的湖上来吧。  
如果你想撒下嬉游进水里，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把你的蔚蓝的丝巾留在岸上；蔚蓝的水将没过你，盖住你。  
水波将躡足来吻你的颈项，在你耳边低语。  
来吧，如果你想跳进水里，到我的湖上来吧。  
如果你想发狂而投入死亡，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它是清凉的，深到无底。  
它沉黑得像无梦的睡眠。  
在它的深处黑夜就是白天，歌曲就是静默。  
来吧，如果你想投入死亡，到我的湖上来吧。

## 十九

你腰间搂着灌满的水瓶，在河边路上行走。  
你为什么急遽地回头，从飘扬的面纱里偷偷地看我？  
这个从黑暗中向我送来的闪视，像凉风在粼粼的微波上掠过，一阵震颤直到荫荫的岸边。  
它向我飞来，像夜中的小鸟急遽地穿过无灯的屋子的两边洞开的窗户，又在黑夜中消失了。  
你像一颗隐在山后的星星，我是路上的行人。  
但是你为什么站了一会，从面纱中瞥视我的脸，当你腰间搂着灌满的水瓶在河边路上行走的时候？

## 二十

他天天来了又走了。  
去吧，把我头上的花朵送去给他吧，我的朋友。  
假如他问赠花的人是谁，我请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因为他来了又要走的。  
他坐在树下的地上。  
用繁花密叶给他敷设一个座位吧，我的朋友。  
他的眼神是忧郁的，它把忧郁带到我的心中。  
他没有说出他的心事；他只是来了又走了。

## 二十一

他为什么特地来到我的门前，这年轻的游子，当天色黎明的时候？  
每次我进出经过他的身旁，我的眼睛总被他的面庞所吸引。  
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同他说话还是保持沉默。他为什么特地到我们的门前来呢？

七月的阴夜是黑沉的；秋日的天空是浅蓝的，南风把春天吹得骀荡不宁。  
他每次用新调编着新歌。  
我放下活计眼里充满雾水。他为什么特地到我们的门前来呢？

## 二十二

当她用急步走过我的身旁，她的裙缘触到了我。  
从一颗心的无名小岛上忽然吹来了一阵春天的温馨。  
一霎飞触的撩乱扫拂过我，立刻又消失了，像扯落了的花瓣在和风中飘扬。

它落在我的心上，像她的身躯的叹息和她心灵的低语。

## 四十九

我握住她的手把她抱紧在胸前。  
我想以她的爱娇来填满我的怀抱，用亲吻来偷劫她的甜笑，用我的眼睛来吸饮她的深黑的一瞥。

呵，但是，它在哪儿呢？谁能从天空滤出蔚蓝呢？  
我想去把握美；它躲开我，只有躯体留在我的手里。  
失望而困乏地，我回来了。  
躯体哪能触到那只有精神才能触到的花朵呢？

## 五十六

我是妇女中为平庸的日常家务而忙碌的一个。  
你为什么把我挑选出来，把我从日常生活的凉荫中带出来？  
没有表现出来的爱是神圣的。它像宝石般在隐藏的心的朦胧里放光。在奇异的日光中，它显得可怜地晦暗。

呵，你打碎我心的盖子，把我颤栗的爱情拖到空旷的地方，把那阴暗的藏我心巢的一角永远破坏了。

别的女人和从前一样。

没有一个人窥探到自己的最深处，她们不知道自己的秘密。

她们轻快地微笑，哭泣，谈话，工作。她们每天到庙里去，点上她们的灯，还到河中取水。

我希望能从无遮拦的颤羞中把我的爱情救出，但是你掉头不顾。

是的，你的前途是远大的，但是你把我的归路切断了，让我在世界的无睫毛的眼睛日夜瞪视之下赤裸着。

(冰心译)

## 对岸

〔印〕泰戈尔

我渴想到河的对岸去。  
在那边，好些船只一行儿系在竹杆上；  
人们在早晨乘船渡过那边去，肩上扛着犁头，去耕耘他们的远处的田；  
在那边，牧人使它们鸣叫着的牛游泳到河旁的牧场去；  
黄昏的时候，他们都回家了，只留下豺狼在这满长着野草的岛上哀叫。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据说有好些古怪的池塘藏在这个高岸之后，  
雨过去了，一群一群的野鸭飞到那里去，茂盛的芦苇在岸边四围生长，  
水鸟在那里生蛋；  
竹鸡带着跳舞的尾巴，将它们细小的足印印在洁净的软泥上，  
黄昏的时候，长草顶着白花，邀月光在长草的波浪上浮游。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我要自此岸至彼岸，渡过来，渡过去，所有村中正在那儿沐浴的男孩女孩，  
都要诧异地望着我。  
太阳升到中天，早晨变为正午了，我将跑到你那里去，说道：“妈妈，  
我饿了！”  
一天完了，影子俯伏在树底下，我便要在黄昏中回家来。  
我将永不同爸爸那样，离开你到城里去作事。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郑振铎译）

## 生命——心灵

〔印〕泰戈尔

我的窗前是一条红土路。  
路上辘辘地移行着载货的牛车；绍塔尔族姑娘头顶着一大捆稻草去赶集，  
傍晚归来，身后甩下一大串银铃般的笑声。  
而今我的思绪不在人走的路上驰骋。  
我一生中，为各种难题愁闷的、为各种目标奋斗的年月，已经埋入往昔。  
如今身体欠佳，心情淡泊。  
大海表面波涛汹涌；安置地球卧榻的幽深的底层，暗流把一切搅得混沌不清。  
当波浪平息，可见与不可见，表面与底层处于充分和谐的状态时，大海是平静的。  
同样，我拼搏的心灵憩息时，我在心灵深处获得的所在，是宇宙元初的乐土。  
在行路的日子，我无暇关注路边的榕树，而今我弃路回到窗前，开始和他接触。  
他凝视着我的脸，心里好像非常着急，仿佛在说：“你理解我吗？”  
“我理解，理解你的一切。”我宽慰他，“你不必那么焦急。”  
宁静恢复了片时，等我再度打量他时，他显得越发焦灼，碧绿的叶片飒飒摇颤，灼灼闪光。

我试图让他安静下来，说：“是的，是这样，我是你的游伴。千百年来，在泥土的游戏室里，我和你一样，一口一口吮吸阳光，分享大地甘美的乳汁。”

我听见他中间陡然起风的声响。他开口说：“你说得对。”

在我心脏血液的流动中回荡的语音，在光影中无声地旋转的音籁，化为绿叶的沙沙声，传到我的身边。这语音是宇宙的官方语言。

它的基调是：我在，我在，我们同在。

那是莫大的欢乐，那欢乐中宇宙的原子、分子瑟瑟抖颤。

今日，我和榕树操同一种语言，表达心头的喜悦之情。

他问我：“你真回来了？”

“哦，挚友，我回来了。”我即刻回答。

于是，我们有节奏地鼓掌，欢呼着“我在，我在”。

## 二

我和榕树倾心交谈的春天，他的新叶是嫩黄的，从高天遁来的阳光通过他的无数叶缝，与大地的阴影偷偷地拥抱。

六月阴雨绵绵，他的叶子变得和云霭一样沉郁。如今，他的叶丛像老人成熟的思维那样稠密，阳光再也找不到渗透的通道。以往他像贫苦的少女，如今则似富贵的少妇，心满意足。

今天上午，榕树脖子上绕着二十圈绿宝石项链，对我说：“你为什么头顶砖石，坐在那里？像我一样走进充实的空间吧。”

我说：“人自古拥有内外两部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榕树摇摇身子。

我进一步解释：“我们有两个世界——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

榕树惊叫一声：“天哪，内在世界在哪儿呢？”

“在我的模具里。”

“在里面做什么？”

“创造。”

“模具里进行创造，这话太玄奥了。”

“如同江河被两岸夹持，”我耐心地阐述，“创造受模具的制约，一种素材注入不同的模具，或成为金刚石，或成为榕树。”

榕树把话题扯到我身上：“你的模具是什么形状，请描述一番。”

“我的模具是心灵，落入其间的，变成丰繁的创造。”

“在我们的日月之侧，能够稍稍显示你那封闭的创造吗？”榕树来了兴致。

“日月不是衡量创造的尺度。”我说得十分肯定，“日月是外在物。”

“那么，用什么测量它呢？”

“用快乐，尤其是用痛苦。”

榕树说：“东风在我耳畔的微语，在我心里激起共鸣。而你这番高论，我实在无法理解。”

“怎么使你明白呢……”我沉吟片刻，“如同你那东风被我们捕获，带入我们的领域，系在弦索上，它就从一种创造抵达另一种创造。这创造在蓝天，或在哪一个博大心灵的记忆的天空获得席位，我不得而知，好像有一个情感的不可测量的天空。”

“请问它年寿几何？”

“它的年寿不是事件的时间，而是情感的时间，所以不能用数字计算。”  
“你是两种天空，两种时间的生灵，你太怪诞了，你内在的语言，我听不懂。”  
“不懂就不懂吧。”我无可奈何。  
“我外在的语言，你能正确地领会吗？”  
“你外在的语言衍变为我内在的语言，要说懂的话，它意味着称之为歌便是歌，称之为想象便是想象。”

### 三

榕树伸展着他所有的枝桠对我说：“停一停，你的思绪飞得太远，你的议论太无边际了。”

我觉得他言之有理，说：“我来找你本是为了宁谧，但由于恶习难改，闭着嘴话却从嘴唇间泄流出来，跟有些人睡着走路一样。”

我掷掉纸和笔，直直地望着他，他油亮青葱的叶子，犹如名演员的纤指，快速弹着光之琴弦。

我的心灵忽然问道：“我目睹的和我思索的，两者的纽带何在？”

“住嘴！”我一声断喝，“不许你问这问那！”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时光潺潺流逝。

“怎么样，你悟彻了么？”榕树末了问。

“悟彻了。”

### 四

一天悄然逝去。

翌日，我的心灵问我：“昨天，你凝视着榕树说悟彻了，你悟彻了什么？”

“我躯壳里的生命，在纷乱的愁思中变得混浊了。”我说，“要观瞻生命的纯洁面目，必须面对碧草，面对榕树。”

“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太初的生命包孕纯正的欢愉。他非常仔细地剔除了他的绿叶、红朵、果实里的糟粕，奉献丰富的色彩、芳香和甘浆。因而我望着榕树默默地说：‘哦，树王，地球上诞生的第一个生命发出的欢呼声，至今在你的枝叶间荡漾。元古时代质朴的笑容。在你的叶片上闪烁，在我的躯壳里，往日囚禁在忧思的牢笼里的元初的生命，此刻极其活跃，你召唤它：‘来呀，走进阳光，走进柔风，跟我一道携来形象的彩笔，色泽的钵盂，甜汁的金觥。’”

我的心灵沉默片时，略为伤感地说：“你谈论生命，口若悬河，可为什么有条不紊地阐明我搜集的材料呢？”

“何用我阐明！它们以自己的喧嚣，吼叫震惊天宇。它们的负载，复杂性和垃圾，压痛了地球的胸脯。我思之再三，不知何时是它们的极终。它们一层层垒积多少层，一圈圈打多少个死结，答案在榕树的叶子上。”

“噢——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榕树说，没有生命之前，那些材料不过是一种负担，一堆废物。由于生命的触摩，材料浑然交融，呈现为完整的美。你看，那美在树林里漫步，在榕树的凉荫里吹笛。”

### 五

渺远的一天的黎明。

生命离弃昏眠之榻，上路奔向未知，进入无感知世界的德邦塔尔平原。那时，他没有丝毫倦意和忧愁，他王子般的装束未沾染灰尘，没有腐蚀的黑斑。

细雨霏霏的上午，我在榕树中间看见不倦的、坦荡的、健旺的生命。他摇舞着枝条对我说：“谨向你致敬！”

我说：“王子啊，介绍一下与沙漠这恶魔激战的情况吧。”

“战斗非常顺利，请你巡视战场。”

我举目四望，北边芳草萋萋，东边是绿油油的稻田，南边堤坝两侧是一行行棕榈树，西边红松、椰子树、穆胡亚树、芒果树、黑浆果树、枣树茂密交杂，郁郁葱葱，遮蔽了地平线。

“王子啊，你功德无量。”我赞叹着，“你是娇嫩的少年，可恶魔老奸巨滑，心狠手毒。你年幼力单，你的箭囊里装的是短小的箭矢，可恶魔是庞然大物，他的盾牌坚韧，棒棍粗硬。然而，我看见处处飘扬着你的旗帜，你脚踏着恶魔的脊背，岩石对你臣服，风沙在投降书上签字。”

他显露诧异之色：“哪儿你见到如此动人的情景？”

我说：“我看见你的阵营以安详的形态出现，你的繁忙身着憩息的衣服，你的胜利有一副温文尔雅的风度。所以修道士坐在你的树荫下学习轻易获胜的咒语和轻易达成权力分配的协议的方法，你在树林里开设了教授生命如何发挥作用的学校。所以倦乏的人在你的绿荫里休息，颓唐的人来寻求你的指教。”

听着我的颂赞，榕树内的生命欣喜地说：“我前去同沙漠这恶魔作战，与我的胞弟失去了联系，不知他在何处进行怎样的战斗。刚才你好像提到过他。”

“是的，我称他为心灵。”

“他比我更加活跃，他不满意任何事情。你能告诉我那不安分的胞弟的近况吗？”

“可以讲一些。”我说，“你为生存而战，他为获取而战，远处进行着一场为了舍弃的战斗。你与僵死作战，他与贫乏作战，远处进行着一场为了积蓄的战斗。战斗日趋复杂，闯入战阵的寻不到出阵的路，胜败难卜。在这迷惘的仿惶之际，你的绿旗高喊‘胜利属于生命’，给战士以鼓舞。歌声越来越高亢，在乐曲的危机中，你朴实的琴弦鼓励道：‘别害怕，别害怕！我已谱写了乐曲的基调——太初的生命的乐调。一切疯狂的调子，以美的复唱形式，融和在欢乐的歌声中，所有的获取和赋予，如花儿开放，似果实成熟。’”

（查友忱 白开元 译）

## 笑与泪

〔黎〕纪伯伦

纪伯伦（1883—1931），侨居美国的黎巴嫩诗人、小说家、画家。出生于北部一个山村。主要散文诗集有《泪与笑》、《先知》、《流浪者》等。

太阳从那些秀丽的公园里收起了它最后一道霞光，月亮从天边升起，温



柔的月光泼洒在公园里。我坐在树下，观察着瞬息万变的天空。透过树枝的缝隙，仰望夜空的繁星，就像撒在蓝色地毯上的银币一样，远远地，听得见山涧小溪淙淙的流水声。

鸟儿在茂密的枝叶间寻找栖所，花儿闭上她困倦的眼睛。在万籁俱寂之中，我听见草地上有轻轻脚步声，定睛一看，一个青年伴着一个姑娘朝我走来。他们在一棵葱郁的树下坐下来。我能看到他们，但他们却看不到我。

那个青年往四周看了看，说道：“坐下吧，亲爱的，请你坐在我的身边。你说吧！笑吧！你的微笑，就是我们未来的象征。你高兴吧！整个时代都为我们欢呼。我的心对我说，对你那颗心的怀疑，对爱情的怀疑是一种罪过，亲爱的！不久，你将成为这银色月光照耀下的广阔世界中的一切财产的主人，成为一座可以和王宫媲美的宫殿的主人。我将驾驭我的骏马，带你周游天下名胜；我将驾驶我的汽车，陪你出入跳舞厅、娱乐场。微笑吧，亲爱的，就像我宝库中的黄金那样微笑吧！你看着我，要像我父亲的珠宝那样地看着我。你听着，亲爱的！我要是不向你倾述衷情，我的心就不会安宁。我们将欢度蜜年。我们要带上许多黄金，在瑞士的湖畔，在意大利游览胜地，在尼罗河宫旁，在黎巴嫩翠绿的杉树下度过我们的蜜年。你将与那些贵公主阔夫人相会，你的穿戴一定会引起她们的妒忌。我要给你所有这一切，难道你还不满意吗？啊！你笑得多么甜蜜啊！你微笑就仿佛是我的命运在微笑。”

过了一会，我看到他俩悠然自得地走着，就像富人的脚踏穷人的心那样踩着地上的鲜花。

他们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而我却在思考着金钱在爱情中的地位。我想，金钱——人类邪恶的根源；爱情——幸福和光明的源泉。我一直在这些思想的舞台上徘徊。突然我发现两个身影从我面前经过，坐在不远的草地上。这是一对从农田那边走过来的青年男女。农田那边有农民的茅舍。在一阵令人伤心的沉默之后，随着一声长叹，我听见从一个肺病病人的嘴里说出了这样的话：“亲爱的！擦干你的眼泪，至高无上的爱情已经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成了它的崇拜者。是它，给了我们忍耐和刚强。擦干你的眼泪！你要忍耐，既然我们已经结成亲爱的伴侣。为了美好的爱情，我们得忍受贫穷的折磨，不幸的痛苦，离别的辛酸。为了获得一笔在你面前拿得出手的钱财，以此度过今后的岁月，我必须与日月搏斗。亲爱的，上帝就是那至高无上的爱情的体现，他会像接受香烛那样接受我们的哀叹和眼泪，他会给我们适当的报酬。我要同你告别了，亲爱的！我不能等到月光消逝。”

然后，我听见一个亲切而炽热的声音打断了伤感的长嘘短叹。那是一个温柔的少女的声音，这声音倾注所有蕴藏在她肺腑里的热烈的爱情、离别的痛苦和苦尽甘来的快慰：“再见，亲爱的！”

说完，他们便分别了。我坐在那棵树下，这奇妙的宇宙间的许多秘密暴露在我的面前，要我伸出同情之手。

那时，我注视着那沉睡的大自然，久久地注视着。于是，我发现那里有一种无边无际的东西，一种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一种用秋天凄凉的泪水所不能冲洗掉的东的；一种不能为严冬的苦痛所扼杀的东西；一种在日内瓦湖畔、意大利游览胜地所找不到的东西；它是那样坚强不屈，春来生机勃勃，夏到硕果累累。我在那里看到了爱情。

（李占经 译）

## 浪之歌

〔黎〕纪伯伦

我和海岸原是一对情侣；激情使我们亲密，大气又使我们分离。当天空露出蔚蓝色的晨曦，我就来到这里，把自己银白色的浪花和他那金黄色的砂粒搅在一起，我用自己水分驱散他心头的暑气。

黎明时分，我在恋人耳畔悄悄地许下了誓愿，于是我们紧紧地拥抱。傍晚，我唱着祝祷爱情的诗篇，他于是吻我的嘴唇。

我很任性，心情总是不能平静；可是我的恋人却永远容忍，而且又是那样坚定。

涨潮的时候，我拥抱着他；潮退了，我就扑倒在他的脚下。

每当海洋的女儿从龙宫来到海面，坐在山崖上欣赏那点点繁星的时候，我围绕着她们跳过多少次舞。我听过多少恋人爱情的倾诉，我陪他们一起，思念美人，伴随他们同声叹息。我对山崖讲了多少话语，可它们原都是哑巴，我对它们微笑，献媚，它们却置之不理。我从深渊里救出无数生命，使它们得以复生。我从海底盗出无数珍宝，将它们献给了美神。

寂静的夜晚，当睡神拥抱了大地万物，唯独我难以入眠——我有时歌唱，有时叹息。多么伤心！失眠折磨着我，可是我在恋爱啊！而爱情的脾气是不喜欢睡眠的。

这就是我的生活，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是这样消磨岁月。

（苏玲 译）

## 虚荣的紫罗兰

〔黎〕纪伯伦

幽静的花园里，生长着一棵紫罗兰。她有美丽的小眼睛和娇嫩的花瓣。她生活在女伴们中间，满足于自己的娇小，在密密的草丛中愉快地摆来摆去。

一天早晨，她抬起顶着用露珠缀成的王冠的头，环顾四周，她发现一株婷婷玉立的玫瑰，那么雍容而英挺，使人联想起绿宝石的烛台托着鲜红的小火舌。

紫罗兰张开自己天蓝色的小嘴，叹了一口气，说：

“在香喷喷的草丛里，我是多么不显眼啊，在别的花中间，我几乎不被人看见。造化把我造得这般渺小可怜。我紧贴着地面生长，无力伸向蓝色的穹苍，无力把面庞转向太阳，像玫瑰花那样。”

玫瑰花听到她身旁的紫罗兰的这番话，笑得颤动了一下，接着说：

“你这支花多么愚蠢啊！你简直不理解自己的幸福，造化把很少赋予别的花朵的那种美貌、那种芬芳和娇嫩给予了你。抛弃你那些错误的想法和空洞的幻想，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吧，要知道，温顺会使你变得坚强，谁要求过多，谁就会失去一切。”

紫罗兰回答道：

“呵，玫瑰花，你来安慰我，因为在我只能幻想的那一切，你都有了。你是那样美好，所以你用聪明的辞令粉饰我的渺小，但是对于不幸者来说，那些幸福的安慰意味着什么呢？向弱者说教的强者总是残酷的！”

造化听到玫瑰与紫罗兰的对话，觉得奇怪，于是高声问：

“呵，女儿，你怎么了，我的紫罗兰？我知道你一向谦逊而有耐心，你温柔而又驯顺，你安贫而又高尚。难道你被空虚的愿望和无谓的骄傲制服了？”

紫罗兰用充满哀求的声调回答她：

“呵，你原是无上全能、悲悯万物的啊，我的母亲！我怀着满腔温情，满腔希望请求你，答应我的要求，把我变成玫瑰花吧，哪怕只一天也好！”

造化说：

“你不知道你请求的是什么。你不明白外表的华丽暗藏着不可预期的灾祸。当我把你的躯干抽长，改变了你的容貌，使你变成了玫瑰花，你会后悔的。可是，到那时，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紫罗兰答道：

“呵，把我变作玫瑰花吧！变作一株高高的玫瑰花，骄傲地抬起头！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都由我自己担承！”

于是，造化说：

“呵，愚蠢而不听话的紫罗兰，我满足你的愿望！但是，如果不幸和灾祸突然降落在你的头上，那是你向己的过错！”

造化伸开她那看不见的魔指，触了一下紫罗兰的根——转瞬间紫罗兰变成了盛开的玫瑰，伫立在众芳之上。

午后，天边突然乌云密布，卷起旋风，雷电交加，隆隆作响，狂风和暴雨所组成的一支不计其数的大军突然向园林袭来；它们的袭击折断了树枝，扭弯了花茎，把傲慢的花朵连根拔起。花园里除了那些紧贴着地面生长或是隐藏在岩石缝里的花草之外，什么也不剩了。而那座幽静的花园遭到了比其他花园更多的灾难。

等到风停云散，花儿全死去了，——她们像灰尘一样，满园零落，唯有躲在篱边的紫罗兰，在这场风暴的袭击之后，安然无恙。

一株紫罗兰抬起头来，看到花草树木的遭遇，愉快地微笑了一下，招呼自己的女伴：

“瞧呵，暴风雨把那些自负为美的花朵变成了什么哟！”

另一株紫罗兰说：

“我们紧贴着地面生长。我们才躲过了狂风暴雨的愤怒。”

第三株喊道：

“我们是这般脆弱，但龙卷风并没有战胜我们！”

这时紫罗兰皇后向四周环顾了一下，突然看见昨天还是紫罗兰的那株玫瑰花。暴风雨把她从土里拔起，狂风扫去了她的花瓣，把她抛在湿漉漉的青草上。她躺在地上，像一个被敌人的箭射中了的人一样。

紫罗兰皇后挺直了身子，展开自己的小叶片，招呼女伴们说：

“看呵，看呵，我的女儿们！看看这株紫罗兰，为了能炫耀自己的美貌，她想变成一株玫瑰，哪怕是一小时也可以。就让眼前这景象引为你们的教训吧。”

濒死的玫瑰叹了一口气，集中了最后的力量，用微弱的声音回答道：

“听我说吧，你们这些愚蠢而谦逊的花儿，听着吧，暴风雨和龙卷风把你们吓坏了！昨天我也和你们一样，藏在绿油油的草丛里，满足于自己的命运。这种满足使我在生活的暴风雨里得到了庇护。我的整个存在的意义都

包含在这种安全里，我从来不要求比这卑微的生存更多一点的宁静与享受。呵，我原是可以跟你们一样，紧贴着地面生长，等待冬季用雪把我盖上，然后偕同你们去接受那死亡与虚无的宁静。但是，只有当我不知道生活的奥妙，我才能那样做，这种生活的奥妙，紫罗兰的族类是从来也不知道的。从前我可以抑制自己一切的愿望，不去想那些得天独厚的花儿。但是我倾听着夜的寂静，我听见更高的世界对我们的世界说：‘生活的目的在于追求比生活更高更远的东西。’这时我的心灵就不禁反抗起自己来了。我的心殷切地盼望升到比自己更高的地方。终于，我反抗了自己，我追求那些我不曾有过的东西，直到我的愤怒化成了力量，我的向往变成了创造的意志。到那时，我请求造化——你们要知道，造化，那不过是我们一些隐秘的幻觉的反映，——我要求她把我变成玫瑰花。她这样作了。就像她常常用赏识和鼓励的手指变换自己的设计和素描一样！”

玫瑰花沉默了片刻，然后带着骄傲而优越的神情补充说：

“我作了一小时的玫瑰花，我就像皇后一样度过了这一小时。我用玫瑰花的眼睛观察过宇宙。我用玫瑰花的耳朵倾听过以太的私语。我用玫瑰花的叶片感受过光的变幻。难道你们中间找得到一位，蒙受过这样的荣光么？”

玫瑰低下头，已经喘不上气来，说：

“我就要死了。我要死了，但我内心里却有一种从来没有一株紫罗兰所体验过的感觉。我要死了，但是我知道，我所生存的那个有限的后面隐藏着的是什么。这就是生活的意义，这就是本质的所在，隐藏在无论是白天或夜晚的机缘之后的本质！”

玫瑰卷起自己的叶片，微微叹了一口气，死去了。她的脸上浮着超凡脱俗的微笑——那是理想实现了的微笑，上帝的微笑。

（苏龄 哲渠 译）

## 论爱

〔黎〕纪伯伦

于是爱尔美差说：请给我们谈爱。  
他举头望着民众，他们一时静默了。他用洪亮的声音说：  
当爱向你们召唤的时候，跟随着他，  
虽然他的路程是艰险而陡峻。  
当他的羽翼围卷你们的时候，屈服与他，  
虽然那藏在羽翮中间的剑刃也许会伤毁你们。  
当他对你们说话的时候，信从他，  
虽然他的声音会把你们的梦魂击碎，如同北风吹荒了林园。  
爱虽给你加冠，他也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他虽栽培你，他也刈剪你。  
他虽升到你的最高处，扰惜你在日中颤动的枝叶。  
他也要降到你的根下，摇动你的根柢的一切关节，使之归土。  
如同一捆稻粟，他把你束聚起来。  
他舂打你使你赤裸。  
他筛分你使你脱壳。  
他磨碾你直至洁白。

他揉搓你直至柔韧；  
然后他送你到他的圣火上去，使你成为上帝圣筵上的圣饼。  
这些都是爱要给你们作的事情，使你知道自己心中的秘密，在这知识中  
你便成了“生命”心中的一屑。  
假如你在你的疑惧中，只寻求爱的和平与逸乐，  
那不如掩盖你的裸露，而躲过爱的筛打，  
而走入那没有季候的世界，在那里你将欢笑，却不是尽量笑悦，你将  
哭泣，却没有流干眼泪。  
爱除自身外无施与，除自身外无接受。  
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  
因为爱在爱中满足了。  
当你爱的时候，你不要说“上帝在我的心中”，却要说“我在上帝的心  
里”。

不要想你能导引爱的路程，因为若是他觉得你配，他就导引你。  
爱没有别的愿望，只要成全自己。  
但若是你爱，而且需求愿望，就让以下的做你的愿望吧：  
溶化了你自己，像溪流般对清夜吟唱着歌曲。  
要知道过度温存的痛苦。  
让你对于爱的了解毁伤了你自己；  
而且甘愿地喜乐地流血。  
清晨醒起，以喜悦的心来致谢这爱的又一日；  
日中静息，默念爱的浓欢；  
晚潮退时，感谢地回家；  
然后在睡时祈祷，因为有被爱者在你的心中，有赞美之歌在你的唇上。  
(冰心译)

## 论婚姻

[黎]纪伯伦

爱尔美差又说：夫子，婚姻怎样讲呢？  
他回答说：  
你们一块儿出世，也要永远合一。  
在死的白翼隔绝你们的岁月的时候，你们也要合一。  
噫，连在静默的忆想上帝之时，你们也要合一。  
不过在你们合一之中，要有间隙。  
让天风在你们中间舞荡。  
彼此相爱，却不要做成爱的系链：  
只让他在你们灵魂的沙岸中间，做一个流动的海。  
彼此斟满了杯，却不要在同一杯中啜饮。  
彼此递赠着面包，却不要在同一块上取食。  
快乐地在一处舞唱，却仍让彼此静独。  
连琴上的那些弦也是单独，虽然他们在同一的音调中颤动。  
彼此赠献你们的心，却不要互相保留。因为只有“生命”的手，才能把

持你们的心。

要站在一处，却不要太密迩：  
因为殿里的柱子，也是分立在两旁，  
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荫中生长。

(冰心译)

## 蜉蝣

——人生的一个象征

〔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和第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出身贫寒，自学成才。重要著作有《格言历史》、《富兰克林自传》等。

我亲爱的朋友，上次在芍丽磨坊举行园游会的那天，我们玩得很痛快。那天良辰美景，到会者个个是风雅仕女，可是你也许还记得，我们在散步的时候，我曾经在路上停留了一会，落在大家后面。原因是园里有很多蜉蝣的残尸——所谓蜉蝣，是苍蝇一类的小昆虫——有人指给我们看了；而且据说，它们的寿命很短，一天之内，生生死死好几代就过去了。我听到之后，信步走去，在一片树叶上面，发现了这种小虫有一群之多。它们似乎在讨论什么东西——你知道我是善知虫语的；我和你往来这么久，可是贵国美妙的语言我学来学去，始终进步很少，我如何能替自己解嘲呢？我只好说我研究虫语用心过度了。现在这批小虫在举行辩论，我好奇心动，不免凑上前去偷听一番；可是虫虽小，它们的心却大，开起口来，都是三四个一起来的，因此听来很不清楚。偶尔断断续续也可听清一两句，原来它们正在热烈讨论两位外国音乐家的优劣比较——那两位，一位是蚋先生，一位是蚊先生；讨论得非常之热烈，它们似乎忘记了“虫生”的短促，好像很有把握可以活满一个月似的。你们多快乐呀，我这么想，你们的政府一定是贤明公正、宽仁待民的，你们没有牢骚可发，你们也用不着闹党派斗争，你们竟有闲情逸致在这里讨论外国音乐的优劣。我转过头来，看见另一片树叶上有一头白发老蜉蝣，它正在自言自语。我听得很有趣，因此把它笔录下来。我的好朋友的深情厚意，我已领受很多，她的清风明月的风度。她的妙音雅奏，一向使我倾倒不已，我这一段笔记，无非博她一粲，聊作报答而已。

老蜉蝣说道：“我们的哲人学者，在很久很久以前，以为我们这个宇宙（即是所谓芍丽磨坊），其寿命是不会超过十八小时的。我想这话不无道理，因为自然界芸芸众生，无不倚赖太阳为生，但是太阳正在自东往西地移动，就在我的这一生，很明显的太阳已经落得很低，快要沉到我们地球尽处的海洋里去了。太阳西沉，为大地周围的海洋所吞，世界变成一片寒冷黑暗，一切生命无疑都得灭亡，地球归于毁灭。地球的寿命一共十八小时，我已经活了七个小时了，说起来时间也真不少，足足有四百二十分钟呢！我们之间有几个能够如此尽享高寿的呢？我看见好几代蜉蝣出生、长大，最后又死去。

---

朋友：指本文最后一段中说的白夫人，她年轻貌美，富兰克林驻法期间，与她过往甚密。

芍丽磨坊：一座英国式花园，位于塞纳河的一个小岛上。

蚋先生、蚊先生：暗指写作此文的当时（1778年），巴黎的音乐爱好者分两派，旧派拥护意大利的毕契尼，新派拥护德国的格鲁克。

我现在的朋友只是些我青年时代朋友的子孙，可是他们本身，咳，现在是都已不在“虫世”了。我追随他们于地下的时候也不远，因为现在我虽然仍旧步履轻健，但天下无不死之虫，我顶多也只能再活七八分钟而已。我现在还是辛辛苦苦地在这片树叶上搜集蜜露，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我所收藏的，我自己是吃不到了。回忆我这一生，为了我们这树丛里同胞的福利，我参加过多少次政治斗争；可是法律而无道德配合，政治仍旧不能清明，因此为了增进全体蜉蝣类的智慧，我又研究过多少种哲学问题！‘道心惟微，虫人惟危’，我们现在这一族蜉蝣必须随时戒慎警惕，否则一不小心，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变得像别的树丛里历史较为悠久的别族蜉蝣一样，道德沦亡，万劫不复！我们在哲学方面的成就又是多么的渺小！呜呼，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的朋友常常都来安慰我，说我年高德劭，为蜉蝣中之大志，身后之名，必可流传千古。可是蜉蝣已死，还要身后名何用？何况到了第十八小时的时候。整个苟丽磨坊都将毁灭，世界末日已临，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吗？”

我劳碌一生，别无乐趣，惟有想起世间众生，无分人虫，如能长寿而为公众谋利者，这是可以引为自慰的；再则听听蜉蝣小姐蜉蝣太太们的高谈阔论，或者偶然从那可爱的白夫人那里，得到巧笑一顾，或者是清歌一曲，我的暮年也得到慰藉了。

（夏济安译）

## 盖兹堡献仪演说

〔美〕林肯

林肯（1809——1865），美国第16届总统。生于肯塔基州一个拓荒者之家。留存的书信、演说，大多可作散文名篇阅读。

距今八十七年以前，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大陆上曾经缔造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孕育于自由，并以人人人生而平等之主张为其奋斗宗旨。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国内战争，其结果必将表明，一个如此孕育与如此奋斗而建成的国家，乃至任何这类国家，是否能够运祚久长。我们今天集会的地方就是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而我们来此，则是为向那些为国捐生因而国赖以存的烈士英灵，恭行献土之仪；从中辟地一方，以为他们殓骨归骸之所。我们这样来做乃是完全必要，完全恰当的。但是，从一种更深的意义来讲，我们却义深感这种献仪的不足，崇仰的不足，至于为墓地增光，就更说不上。一切曾经在这里奋战过的英勇的人们，不论是生者死者，他们所作的奉献之大，远远不是我们所能妄加损益的。世人对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种种，未必会给予注意，或者很快忘记，但对他们所成就的一切，却将永志不忘。对于我们生者来说，有所报效，似更应奋力于他们一向坚贞以赴、多所推进的未竟事业，奋力于留待我们去完成建树的伟绩殊勋；诚能这样，我们必得更能从英魂那里汲取壮志，奋发忠诚，而他们正是为了我们的事业而肝脑涂地，竭尽忠诚；这样，我们必得益发坚信这些死者之不枉牺牲，这样，这个国家，上帝鉴临，必将在自由上重获新生，而这样，一个民有、民治与民享的政府，必将在世界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高健译）

---

盖兹堡：属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863年6月美国南北两方曾在此激战同年11月19日，在此举行的国民公墓献地典礼上，林肯发表了这篇著名演说。

## 人人想当别人

〔美〕克罗瑟斯

克罗瑟斯（1857—1927），美国散文家。生于伊利诺斯。博学多识，有文集多卷。

这种人人想当别人的天然欲望往往正是人生当中许多细小不快的背后原因。它使社会不能组织得圆满合理，它使人们不能各明其职和各安其位。想当别人的欲望每每引得我们舍己耘人，去操持一些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我们自己范围的事务。我们所具有的才干本领有时也确乎超溢于我们自己行业与职务的狭小范围之外。每个人都可能认为自己是才过其位，大才小用，因而他时时刻刻都在做着那神学家们所常说的“额外余功”。

一个态度认真的女佣人是决不满足于仅仅做几件人家吩咐她去干的事的。她身上还有着使用不完的剩余精力。她希望成为一位家庭方面的改革家。于是她来到她那徒有其名的主人的书桌面前，对之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革。一切文件材料完全依照她的整洁观点重新作了归置。她那位主人回来后见到了他那乱惯了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整齐得要命时，他简直成了日夜梦想复辟的反动分子。

一位秉性严肃的市街铁道公司经理是决不满足于在运送乘客时仅仅尽到使他们感到价廉舒适这一简单责任的。他的志愿是要发挥一般道德促进会宣讲人的那种职能。于是，正当一位受载的乘客在皮带扳手下面被弄得东倒西歪站立不稳时，他却抓紧机会给他读上一篇东西，劝告他要发挥基督徒的美德。遇事不可与人相争，等等。

一个人进了理发店，目的不过为去刮刮胡子。但是他所遇到的却是那理发师的一番雄心壮志。这位志行高超的理发师是决不满足于仅仅对人类幸福作这点卑微贡献的。他坚决认定，他的顾客除此之外还另须洗衣，修指，按摩，在热手巾下面发汗，在电风扇下面降温，并在这一切进行期间，他的皮鞋还必须再上油重擦。

你难道对有些人在被迫接受许多他们并不需要的服务时所表现的那副绝大忍耐不曾感觉过惊异吗？他们之所以接受，不过为了不伤一些愿意额外多干的服务人员的感情罢了。你也许注意过卧车上一些乘客在他们站起身来接受人家给刷衣服时脸上的那副坚忍表情。十有八九是他并不想让人去刷的。他宁可让尘土留在他的衣服上也不愿被迫去忍受这个。但是他明白他不能太使别人失望。这乃是整个旅行仪式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它的正式祭典之前所必不可少的。

人人想当别人这种思想也是造成许多艺术家与文人学士好出现越轨现象的重要原因。我们的画家、剧作家、音乐家、诗人以及小说作者也正如上面说过的女佣人、铁路经理与服务员那样，在这点上犯着同一毛病。他们总是希望“以尽可能多的方式为尽可能多的人们做尽可能多的工作”。他们对自

---

基督教中常用的话，意即一个人除了自己本分以内的工作之外又做了额外的善行。

这里的反动分子云云是大词小用，意在造成幽默效果。

这世的“仪式”、“祭典”等词也都带有夸张与诙谐意味。



己所熟悉的东西常常感到厌烦，而喜欢去尝试种种新奇的结合。于是他们不断把事情搅乱。一种艺术的实践者总是企图去制造另一种艺术才能制造的那种效果。

于是有的音乐家一心想当画家，想使其操琴的方式犹如挥动画笔。他硬要我们去欣赏他为我们所奏出的落日奇景。而画家则想当音乐家，他要画出交响音乐；并常会因为一般凡人之耳听不出他图画中的音乐而深感扫兴，因为那画里的色彩不是明明在互相咆哮喧腾着吗？另一位画家则想当建筑师，其构图造型的方式活像他是在砌砖铺石。再如一位散文作家散文写得厌倦起来，因而想当诗人。于是他在分行与大写之后，继续照写他的散文不误。

再如观剧。你带着你那简单的莎士比亚式的观念走进剧院，以为剧院主要就是演戏。但是你的剧作家却要当病理学家。于是你发现你自己身坠诊所，阴森可怖。你本来是来此寻点轻松舒散，但是你这位不入流的人士却误入了这等场所。因此你非得坐观到终场不可。至于你有你的苦衷这点并不成其为可以豁免的理由。

又如你拿起一部小说来看，指望着它会是一篇什么故事。殊不料你的小说家却另有他的一番见解。他要充任你的精神顾问。他要对你的心智有所建树，他要对你的基本思想加以整顿，他要对你的灵魂进行按摩，他要对你的周身进行扫除。他要对你进行所有这一切，尽管你并不想让他给你作什么扫除或调整。你不愿意让他动你这颗心。真的，你自己也只有这么一颗可怜的心，你在你自己的工作上也离不了它。

（高健译）

## 如何生存

〔美〕房龙

房龙（1882—1944），美国作家、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人类的故事》、《漫话圣经》、《宽容》等20余种。

直到最近，许多好心人仍习惯于沉浸在愉快的幻想中。他们把发展看作是一种自动时针，只要偶尔遂心如意，就无须再去旋紧促进的发条。这种意识似乎令人颇感忧虑。

而在挫折面前，他们则悲伤地摇头，一遍遍地嚷着“虚荣，虚荣，所有这一切都是虚荣！”他们抱怨人类本性所表现出来的令人生厌的偏执，使人类一代一代地受到挫折，但却无意于接受教训。直到完全绝望，他们便加入到迅速增长的精神上的失败主义者的行列，依附于这个或那个宗教协会（让自己的包袱得以转移），用哀伤的语调宣布自己的失败，并且躲避参予日后的社会事务。

我不喜欢这种人，他们不仅仅是懦夫，他们是人类未来的背叛者。

那么，解决的办法又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我们对自己要诚实。没有任何的解决办法，起码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

---

这句话是作者假意站到这位画家的立场和仿着画家的口吻来说的。

西洋诗歌每个诗行的第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一般都用大写。

社会的流行思潮是要求立竿见影，希望借助数学或医药公式，或者靠国会的一个法案，迅速而又轻巧地解决地球上的一切难题。但是，只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可以明白，辉煌的文明不会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而起始或消亡，这样反倒会对未来怀着希望。进步的道路固然会常常中断，但只要我们抛开感情上的偏见，冷静地审视两万年来历史，便会注意到，发展虽然缓慢，但却从未有过中止，社会总是从难以容忍的残忍和粗陋状态，一步步走向较为高尚、日臻完美的境界，就连世界大战这个巨大的挫折也无法否认这个铁定的事实。

历史已经谨慎地揭示了自己的秘密，给我们上了伟大的一课。

人制造的东西，人也可以将它毁灭。

多少个时代过去了，生命本来光荣的历程，却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经历，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的生存笼罩着恐怖的阴影。

我想再次告诉人们，恐怖是所有不宽容的起源。无论迫害的方式如何，它的起因都是恐惧。它的集中表现可以从竖起断头台和把木柴扔向火葬柴堆的人脸上所表现出的极端痛苦的表情中看得一清二楚。

一旦认清了这个事实，我们便立即明白了解决它所应持的态度。

只要脱离了恐惧的阴影，人们很容易向诚实和正义靠拢。可是如今，人们很难得表现出这两种美德。不过我觉得，即使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两种美德的普遍实现，也无关紧要。它们终究会为发展着的人类所实践。人类毕竟还年轻，年轻得荒唐可笑。要求在几千年前才开始独立的哺乳动物具备这些只有随着年龄和经验的生长才可获得的美德，看来是不合理，也是不公正的。而且，这种急迫的要求会使我们的思想出现偏差。当我们应当心平气和的时候，它却使我们怒不可遏；当我们应当充满同情之心时，它却让我们说出尖酸刻薄的话来。

生命是短暂的，但布道却绵绵不绝。

我们的历史学家应当为一个重大的失误而问心有愧。他们对史前时代高谈阔论，向人们描述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信口编设了一段黑暗时期，又涂抹出了狂想诗，歌颂比过去繁荣昌盛十倍的现代生活。

如果这些学识渊博的学者们偶然见到人类的某种状况有悖于他们巧妙组成的那幅画面，他们便会低着声说几句道歉话，嘟哝着说，很不幸，这种违背理想的景况是往日野蛮时代的残余，但只要时机一到，它就会像公共马车让位于火车一样，被取而代之。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向那个尚还隐匿于山岭中的未来目标迈出第一步。

（刘建国 译）

（筱逸 译）

敬启：本书的编选得到了众多译者的支持。敬请因通讯地址不明而未能联系上的译者，见书后与本社总编室联系。

